



增5
467
3



耆舊

叢話六

勾吳錢泳梅溪詩輯

安安先生

先生姓金氏諱祖靜字會川一號定濤吳縣人雍正七年
己酉以國子生薦舉引見授戶部雲南司主事除廣西
司員外遷雲南司郎中從大學士忠勇公傅經略金川佐
理軍務奏凱知四川敘州府事以親老改近省補山東
濟南府知府擢濟東泰武道調運河兵備道又調浙江金
衢嚴道陞貴州按察使年七十五致仕歸所居授經堂在

耆舊



金闈門內之皋橋里築安安室以自居蘆簾棊几瓦枕藤
牀宴如也先生好讀書老而彌篤案頭嘗置五色筆見載
籍中有人地事蹟年月先後可疑者必釐而點乙之時作
蠅頭小楷撮記大要以便緝閱書法自幼模虞永興繼從
外舅楊大瓢先生遊專攻晉帖四十後由二王稍降趙集
賢而尤近文待詔羣從子弟以時相見問字必博徵古今
緣起根末終日無倦平居多禮而好儉常語人曰惟儉可
以惜福惟儉可以養廉起居飲食澹泊寡營溽暑祁寒不
爐不扇每日早起晚罷向夜視火熒熒爲苦志明經所不
逮也所著有定濤詩文集十二卷趙秋谷沈歸愚兩先生
爲之序藏於家年八十一卒年年十七曾受業於先生之
門得與吳中賢士大夫游自此始也

山陰隨園先生

八十二而卒

錢塘袁簡齋先生名枚字子才少聰穎年十二能爲文嘗
作高帝郭巨二論莫不異之乾隆元年先生遊廣西省其
叔父於巡撫金公墓金公奇其狀貌命爲詩下筆千言遂
大爲賞歎適是年有詔旨舉博學鴻詞科金公專摺奏
聞云有袁枚者年未弱冠經史通明足應是選乃送入

京師當是時海內老師宿儒賢達之士計九十有八人而先生年最少天下駭然無不想望其丰采也居無何報罷旋中戊午科順天鄉試其明年成進士入翰林散館以知縣用分發江南年三十五耳越十年乃致仕築隨園于石頭城下擁書萬卷種竹澆花享清福者四十餘年著作如山名聞四裔年八十二而卒學者稱隨園先生云

盧抱經先生名文弼餘姚人乾隆壬申恩科進士以第三人及第官至翰林學士邃于經學所著有儀禮新校羣

經拾補鍾山劄記諸書平生最喜校正古籍爲鍾山書院山長其所得館穀大半皆以刻書如春秋繁露賈子新書白虎通方言西京雜記釋名顏氏家訓獨斷經典釋文孟子音義封氏見聞錄三水小牘荀子韓詩外傳之類學者皆稱善本

大興翁覃溪先生名方綱字正三乾隆壬申日恩科進士歷官至內閣學士降鴻臚少卿先生之學無所不通而尤邃於金石文字著有兩漢金石記粵東金石攷諸書所居

京師前門外保安寺街圖書文籍插架琳琅登其堂者如
入萬花谷中令人心搖目眩而無暇譚論者也嘗得宋板
施注蘇詩海內無第二本每至十二月十九日必爲文忠
作生日會卽請會中人各爲題名以及詩文歌詠盡海內
賢豪垂三十年如一日也嘉慶十六年重赴鹿鳴其明年
又重赴瓊林卒年八十六世之言金石者必推先生爲歐
趙焉

山舟侍講

錢塘梁山舟先生名同書字叔穎乾隆壬申 恩科進士

官翰林侍講引疾歸以重宴鹿鳴加四品銜家居六十年
博學多文而尤工於書日得數十紙求者接踵至於日本
琉球朝鮮諸國皆欲得其片縑以爲快余少時遊幕杭州
嘗修士相見禮謁先生於竹竿巷里第必縱譚古今書法
源流以啟迪後生有董思翁老年風度年九十餘尙爲人
書碑文墓志終日無倦容蓋先生以書法見道者也

響泉觀察

吾邑顧響泉先生名光旭乾隆壬申 恩科進士以監察
御史出爲寧夏府知府旋調平涼府知府擢鞏秦道俱有

惠政總督文公綬知其賢奏請署四川按察使以失出罷官歸田後爲東林書院山長善誘恂恂培養後進能詩工書著有響泉詩鈔十二卷求書必索潤筆亦甚廉卽取以市大布製棉衣以施寒者凡邑中同仁堂施藥施粥施棺諸善事先生必力爲調度以得宜而後已鄉里稱善人焉

西莊光祿

王西莊先生名鳴盛字鳳階嘉定人乾隆甲戌進士第二人以内閣學士降光祿卿尋丁艱歸遂不出遷居蘇州閶門外之間德橋余年十六七時始識于金安安先生坐上

先生勤于著述嘗與元和惠棟吳江沈彤研精經學有尙書後案周禮軍賦說十七史商確蛾術編諸書選生平交遊之能詩者十二家爲苔岑集自刻所爲詩文曰西莊始存稟年六十餘雙瞽越十年雙目又明嘉慶二年卒於吳門世之言學者以先生爲圭臬云

家竹汀先生名大昕字曉徵嘉定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至詹事府少詹自廣東學政銜卹歸里掌教蘇州紫陽書院者十餘年其學無所不通所著有廿二史攷異金石文跋

尾十駕齋養新錄潛研堂詩文全集三統歷述諸書精深
純粹貫綜百家是合惠戴兩家之學而集爲大成者也余
嘗謁先生于書院中聽其言論娓娓不倦大江南北學者
莫不推尊先生爲第一人其弟可廬先生名大昭爲太學
生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著有廣雅疏義詩古訓兩漢書
辨疑後漢書補表說文統釋諸書

蘭泉司寇

青浦王蘭泉先生名昶字琴德與王西莊吳竹嶼錢竹汀
趙樸菴曹習菴黃芳亭爲吳中七子中乾隆甲戌進士官

至刑部侍郎自倬值 內廷參與戎幕以至秉臬開藩躋
秩卿貳邊歷中外者三十餘年並著懋績與 數千叟宴
予告歸田年八十三而卒先生嘗東至 興京西南至滇
蜀所至訪求金石延覽人材從征緬甸有功 賞戴花翎
而謙恭下士著作等身聞人有一才一藝者卽錄其姓名
籍貫細書小摺盛以錦囊各分門類每與人坐談一聞佳
士輒從錦囊中取出補之自古憐才愛士之誠未有如先
生者也著有述菴文鈔二十卷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又
類集所知識之詩與文爲湖海詩傳湖海文傳若干卷

二林居士

吳門彭尺木先生名紹升自號二林居士前兵部尚書啟
豐第四子乾隆丁丑科與其兄紹觀同中進士未殿試
迨尚書公歿後遂閉關城東文星閣精心禪理闡揚淨業
不復與人閒事著書甚多如居士傳善女人傳諸作大半
皆釋氏勸世普濟衆生之言古文宗法歸震川有二林居
集二十四卷內有一國朝名臣小傳二十篇曾以上諸史
館余嘗謁先生於文星閣必從門外擊磬三聲而後延入
揮麈譚文終日不倦嘉慶元年七月忽作辭世偈一病而

歿

秋帆尚書

鎮洋畢秋帆先生負海內重望文章政績自具國史乾
隆五十二年先生爲河南巡撫六月廿四日夜湖北荊州
府江水暴漲隄潰城決淹沒田廬人民死者以數十萬計
七月朔日得襄陽飛信先生卽於是日先發藩庫銀四十
萬兩星夜解楚賑濟一面奏聞高宗皇帝大加獎
賞以爲有督撫才不數日卽擢授兩湖總督兼理巡撫事
務詠時在幕中親見其事先生爲人仁而厚博而雅見人

有一善必咨嗟稱道之不置好施與重然諾篤於朋友如
蔣莘畚程魚門曹習菴諸公身後事皆爲料理得宜雖千
金不顧也家蓄梨園一部公餘之暇便令演唱余少負戇
直一日同坐觀劇謂先生曰公得毋奢乎先生笑曰吾嘗
題文文山遺像有云自有文章畱正氣何曾聲妓累忠忱
所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余始服其言時和公相
聲威赫奕欲令天下督撫皆欲奔走其門以爲快而先生
澹然置之五十四年夏和相年四十自宰相而下皆有幣
帛賀之惟先生獨賦詩十首並檢書畫銅甕數物爲公相

壽余又曰公將以此詩入冰山錄中耶先生默然乃大悟
終其身不交和相六十年二月貴州苗民石柳鄧湖南苗
民石三保等聚衆劫掠人民震恐先生聞之卽馳赴常德
籌辦滅賊之計事旣平尙駐辰州以積勞成疾卒于當陽
旅館年六十七後二年和相果伏法先生著作甚多一時
不能盡記尤好法書名畫嘗命余集刻經訓堂帖十二卷
海內風行至今子孫尙食其利云

夢樓太守

丹徒王夢樓太守名文治字禹卿乾隆二十五年進士第

三人以翰林侍講出知臨安府其未第時嘗爲侍讀全公
魁幕客冊封琉球有海天遊草太守旣工書法詩亦深純
精粹遠過時流有夢樓詩集二十四卷袁簡齋太史謂其
細筋入骨高唱凌雲非虛語也其書亦天然秀發得松雪
華亭用筆至老年則全學張卽之未免流入輕挑一路然
較劉文清梁侍講兩公似有過之無不及耳

竹嶼中舍

長洲吳竹嶼先生名泰來字企晉爲吳中七子之一中乾
隆庚辰進士與秋帆尙書同年二十七年召試進內閣

中書先生意致蕭閒才情明秀作詩一本漁洋著有硯山
堂集十卷五十二年尙書爲河南巡撫延先生爲大梁書
院山長余時亦在幕中與洪稚存方子雲徐朗齋輩飲酒
賦詩殆無虛日未幾卒

穆堂侍御

許穆堂先生名寶善青浦人乾隆庚辰進士歷官浙江道
監察御史丁艱歸遂不出常寓吳門以詩文自娛尤工於
詞曲善戲謔舉座莫不傾倒著南北宋填詞譜吳中諸樂
部莫不宗仰之者

蘇潭中丞

南康謝蘊山先生名啟昆乾隆庚辰進士通于史學嘗補西魏書以正魏收之陋先生官浙江布政使時余時在轉運使幕中蒙先生垂盼往來甚密著有補史亭詩浙東小草蓬巒軒草諸刻所交皆一時名士如胡棻君沈磐谷皆在幕下唱和甚多後擢廣西巡撫又著粵西金石記十二卷卒于任

耘松觀察

陽湖趙耘松觀察名翼幼聰穎年十二學爲文一日成七藝莫不異之以直隸商藉入學乾隆庚午中順天舉人辛巳成進士以第三人及第由編修出守廣西民淳訟簡人民悅服適緬甸用兵奉命赴滇贊畫軍事調廣州監司未幾擢貴州貴西兵備道而以廣州讞事鐫級遂乞養歸田十年母旣終不復出五十二年臺灣林爽文作亂李公侍堯奉命赴閩過常時邀先生爲參贊事旣平李公欲入奏起用先生固辭之遂由建寧分道遊武彞九曲過常玉山遍歷浙東山水之勝與當世賢士大夫相唱酬以爲樂年八十八而卒所著有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陔

餘叢考四十三卷簷曝雜記六卷 皇朝武功紀略四卷
甌北詩抄甌北詩話甌北集共若干卷學者稱甌北先生
筠心學士
吳門褚筠心先生名廷璋字左莪爲先外祖華嶰山先生
受業弟子始以明經教授太和旋入爲中書舍人登癸未
進士入翰林至侍讀學士嘗奉 敕纂修西域圖志暨西
域同文志於同部山川風土最爲熟悉三典省試四校禮
闈舟車所及山水之勝人物之奇莫不發之於詩王蘭泉
司寇謂過於宋之范文穆公云著有筠心詩鈔十二卷

秋室學士

仁和余秋室先生名集乾隆丙戌進士官至翰林學士先
生爲人端雅修潔工書畫尤精于人物歷典鄉會試以病
告歸爲大梁書院山長旣又爲婁東書院山長年八十餘
尙能作蠅頭小楷沒於吳門

杜薌宮保

元和姜杜薌宮保名晟字光宇爲前明給事中採四世孫
家赤貧忍饑勵學中乾隆丙戌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官刑
部尙書湖廣直隸兩省總督加太子少保吳中科第官刑

部而洞悉刑名者首推宮保與韓桂船兩尙書云宮保官
湖南巡撫時偶見余筆墨遂大稱賞屢囑屬吏馳書來聘
時余以母老辭不赴也前後二十年中南北往來雖未一
面而有知己之感云

榕皋先生

吳縣潘榕皋先生名奕雋字守愚少聰穎年十六以商籍
補仁和縣學生中乾隆壬午鄉榜己丑成進士及殿試
名列第七以引見不到降附三甲末迨御試保和殿
欽定第十名以內閣中書用補官十餘年除戶部主事
遂拂衣歸自此林居四十餘年讀畫評詩遊心物外怡然
樂也道光壬午歲重赴鹿鳴己丑歲又將重赴瓊林時年
已九十矣以兩江總督大學士蔣公攸銛奏陳奉旨加
四品卿銜著加恩免其進京以示體恤耆儒之至意是

年適遇 覃恩胞姪世恩以所得一品封典 馳封光祿
大夫先生生一子名世璜中乙卯探花亦授戶部主事兩
孫俱補博士弟子員嘗賦紀 恩詩十首海內名公卿和
者甚衆莫不榮之所著有三松堂詩文集若干卷行於世
自束髮遊吳門與先生爲忘年交往還最密相知亦最
深嗚呼若先生者可謂五福兼備者矣

二雲學士

邵二雲先生名晉涵餘姚人乾隆辛卯科會元五十七年
余初入京師謁見先生于橫街寓第時官翰林侍講爲人

樸野德行恂恂今之召伯春也而經學之修明文章之通
達實鮮其匹是時蕭山王南陔中丞尙爲秀才常在先生
坐中遇之劇談古今每至竟日所著爾雅正義可補邢昺
之陋略又有公羊傳孟子義疏諸書未傳于世

黼堂少宰

嘉善家黼堂少宰名樾中乾隆壬辰進士歷官至吏部左
侍郎少工書法歷踐清華年七十餘自營生壙一切飾終
之具皆自經理一日早起命家人將書籍筆硯字畫什物
及生平玩好之具盡行點檢關鎖封固若將有遠行者遂

坐後堂儵然而逝余見少宰爲翰林時其貌絕似趙榮祿
畫像過五十後兩耳下忽添長鬚至七十餘鬚髮俱白惟
兩耳下鬚尙黑亦罕見者少宰歿後二十年其令子熙屬
余刻神道碑立於墓左裴哀丙舍者三日而去時道光壬
辰四月也

芝巖太史

吳縣范芝巖太史名來宗字翰尊爲宋文正公後中乾隆
乙未進士入翰林告歸時年五十餘矣范氏故有義莊積
逋累累不能資族中咸推先生爲主奉清釐整頓一秉至

公不三十年增置良田一千八百餘畝市廛百餘所每歲
可息萬金文正公墓故在河南洛陽縣之萬安山文正祖
墓在蘇州之天平山俱煥然一新而子孫之窮困者例給
錢米一切喪葬助恤考試之費俱倍加自此義莊又復振
興皆先生力也年八十一卒著有治園詩藁十八卷

魚山比部

馮魚山先生名敏昌廣東欽州人中乾隆戊戌進士入翰
林改戶部主事丁外艱回籍爲南海書院山長卒于羊城
先生之學經經緯史而詩歌古文金石書畫亦靡不貫綜

欽州在中華極南地接連交趾有明至今從無科第得之
自先生始也京師士大夫咸稱爲南方之學云

杜邨觀察

吳杜邨先生名紹完安徽歙縣人世以鹽筴爲業寓揚州
已百餘年家道殷富乾隆乙未戊戌兩科先生與其兄紹
燦同中進士入翰林先生精于賞鑒所藏法書名畫甚多
當時如彭南昌董富陽王韓城劉長沙諸相國所貢圖籍
書畫必經先生品題而後奏進家有顏魯公竹山聯句徐
季海朱巨川告懷素小草千文王摩詰輞川圖貫休十八

應真象皆世間希有之寶至宋元明人其次焉者也嘉慶
初年余每到邨上輒主其家而先生喜余之至亦必掃榻
以待之後家事中落不得已報捐觀察補河南南汝光道
卒於官

秋史侍御

揚州江秋史侍御前安慶太守恂子中乾隆庚子恩科
進士第二人博雅能詩尤嗜古碑帖自周秦兩漢魏晉六
朝唐宋元明金石文字搜羅殆遍余于乾隆壬子年在京
師始識之時秋史丁太守公艱賦閒無事時相過從語必

終日不知誰爲賓主也忽以青田石一塊高二三寸許琢爲漢碑式極古雅上刻云君諱德量字量殊江都人太守君之元子也舉進士官御史世精古文金石竹素靡不甄綜乃于乾隆五十七年霜月之靈刊茲嘉石以傳億載其明年將服闋卒于京師咸以爲碑識云

平階中丞

清平階中丞名安泰滿州鑲黃旗人申乾隆辛丑進士爲人謙雅能詩歌清新有法喜隸書亦蒼勁入古而政事修明雖猾吏莫能易其竈也中丞歿後公子尙幼其青衣李

某爲刻其詩菊溪相國序之

淵如觀察

孫淵如觀察名星衍陽湖人父勳舉人爲山西河曲令觀察生之夕祖母許夢星墮于懷因以名之幼聰穎年十餘齡能背誦昭明文選不遺一字比長肄業金陵鍾山書院袁簡齋太史屢稱之曰天下清才多奇才少今淵如乃天下奇才也一時名士如楊西禾洪稚存顧立方錢獻之汪容甫趙味辛呂叔訥楊蓉裳黃仲則何南園方子雲儲玉琴汪劍潭輩皆爲傾倒觀察尤好山水之遊金石之學錯

綜經義泛覽百家以及釋道諸書莫不賅貫原始要終先
達中如王西莊朱竹君錢辛楣王蘭泉姚姬傳趙雲松諸
先生亦莫不賞異之也乾隆五十一年始舉於鄉明年成
進士對策稱旨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三通館校理
散館以刑部主事用旋陞員外除郎中總辦秋審處每有
疑獄平反核讞全活甚多出爲山東兗沂曹濟道權臬使
治行廉平活死罪誣服者十餘輩亦不以之罪縣官曰縣
官實不盡明刑律皆僚幕誤之也是以山左吏治爲之一
變丁母艱後不復出買屋金陵築五松園將爲終老計當
道延爲主講如揚州之安定紹興之蕺山西湖之詒經精
舍造就後學問字者千餘人一時推爲學者嘉慶八年爲
貧起官補授山東督糧道請開東省水利宣泄衛河以滋
漕運增給兵米以恤滿營又以先儒伏生鄭康成有功聖
學直在唐宋諸儒之上請立博士俾膺承襲上之撫部其
後劉學使鳳誥又以邱氏爲左邱明後與伏鄭並置博士
俱奉部駁未得行公事之餘惟與二三同志稽古論文著
書刻書爲事他如伏犧陵陽陵柳下惠閔子曾點澹臺滅
明諸墓以及季桓子井皆搜求遺逸立石表之俾不失墜

又創建吳將孫子祠於虎邱重建烈愍祠于金陵於金壇九里鎮搗得孔子延陵十字碑於句容得三國吳葛府君碑及梁天監井欄文於德州得北魏高湛碑插架盈箱神與古會十六年辛未引疾歸金陵奉侍河曲公又五年而卒年六十有六公生平最喜刊刻古書籍有平津館叢書若干卷

蘭士太守

靈石何蘭士太守名道生與其弟元煥俱中乾隆丁未進士其爲人也溫純縝密其行事也習襟爽朗其爲詩文也

磅礪渾灑不名一格要能鎔鑄古今以自抒其性靈嘉慶五年嘗爲山東巡漕御史適余由水路入都歡聚於南池行館者凡四五日飲酒賦詩爲一時佳話後出知九江丁外艱服滿遷知寧夏卒于官著有方雪齋詩集十二卷

宜泉太史

大興翁宜泉太史名樹培覃溪先生子乾隆丁未進士入翰林博雅好古能傳家學尤明于錢法凡古之刀幣貨布皆能辨識所著有泉幣考較洪遵泉志精博殆過之間某處有一古錢雖遠道必躬自往訪以爲快其天性然也後

記名以繁缺知府用未至官而卒

仲子教授

凌仲子名廷堪海州板浦人其父係海上竈戶也仲子年十餘歲未嘗上學至十三四偶逢讀書人輒喜切三問四遂以水滸傳熟讀通部不移一字廿餘歲遊京師始見知于翁覃溪先生自此淹貫百家邃于三禮天文律算之學所作詩歌沉博絕麗古文經解亦皆有根據而尤長于詞曲雖老宿見之亦爲俯首都人士知其才咸飲助之捐監應順天鄉試不中乾隆戊申歲余往汴梁遇于畢秋帆中

丞幕中兩眼若漆奇談怪論咸視爲異物無一人與言者嘗與余同居一室聽其言論之刻觀其文章之妙遂謂仲子曰以君之才必中進士然少福澤當自勉之耳至壬子癸丑果連捷中會榜第四後補寧國府教授丁母艱窮甚竟無子

香杜舍人

長洲蔣香杜舍人名廷恩初名棠字萼輝乾隆四十年余年十七始見舍人于吳門并儀坊胡恪靖公家舍人長余七歲當時已爲吳中名士與顧西金張清臣吳玉松石竹

堂韓聽湫王鐵夫沈芷生輩齊名迨諸公相繼登第鐵夫亦應召試舉人而舍人仍困場屋不得已走京師館質郡王府至嘉慶庚申始中順天鄉榜旋充正黃旗覺羅官學教習屢試禮部不第乃竊自念曰今潘芝軒世恩吳棣華廷琛兩殿撰皆見其爲兒童嬉戲時今且爲大僚矣擬取廷恩兩字改名或有得也乃己卯恩科果中進士朝考列第二授內閣中書時年已六十八矣舍人少聰穎十一歲嘗謁沈文愨公于里第公以近作詩命和舍人援筆立成有馬依古道嘶殘月蟬寄高枝噪晚風之句遂大

加稱賞舍人之學無所不精所著有晚晴軒筆述二十卷愛日堂文稿二卷又晚晴軒詩集並駢體文集各數十卷俱未刻道光壬午十一月舍人薄遊淮甸猶與余相遇于揚州歸而卒于家年七十一

鶴侶比部

長洲褚鶴侶先生名寅亮字摺升乾隆十六年召試舉人官刑部員外郎傳惠氏之學一以注疏爲歸精于三禮兼通公羊春秋蓋何休之學久無循集者惟先生與武進莊侍郎存與能會其說年六十餘乞假回吳爲龍城書院

山長著書甚富俱未刻子鳴翹號觀亭以孝廉爲湖北通
山縣知縣能傳家學於之學人無不稱其善於此也與元
八官十蘭判官原刻惠元之學一以中地爲誌誌于三
嘉定家十蘭先生名玷字獻之兄塘中乾隆庚子進士先
生以國子監生中式乾隆甲午順天副車就職州判巡撫
畢公奇其才奏畱陝西補乾州直隸州州判先生自幼通
于小學及長博極羣書於漢唐先儒之學無不洞悉底蘊
穿穴訓詁斷以謹嚴著作宏富無一字苟率非深信確據
者不著于篇也尤精篆籀之書頗自負嘗刻一小印曰斯
冰之後直至小生晚年病風痺罷官以左手作書饒有古
趣所藏金石文字二千餘種既老且貧皆以易米其初仕
關中時嘗貽余書云奉七十五歲之老親作三千餘里之
羈客官二十年始歸而母夫人康健如故也初先生在關
中兼理武功縣印值白蓮教匪滋事溢出郿縣斜谷口直
躡盩屋盩屋距武功不過六十里中界渭河嘯聚往來焚
燒殺掠邑之民大恐先生率縣人武進士楊君糾鄉勇萬
餘人分據要害賊觀望不敢渡時嘉慶三年正月二十日
也至廿六日三更忽有騎馬賊二十餘突至縣之北門先

生急啟門縱兵殲之生擒其三人旋訊伏梟示益增置軍器弓弩淬以毒藥晝巡夜守凡十二日未嘗解衣賊始去危城以全州人宋某者有富名有地當衝衢州民爭之者前後數百人訟起于乾隆七年其家已易兩世屢定讞屢控不已案牘山積先生至獨不以利動曲折論之宋乃悅服竟捐地爲衢訟以息此皆卓然可紀者未可以文章而掩其功績云余嘗云秦士十五歲之志縣於三千餘里之

蓉莊都轉

吾邑秦蓉莊先生名震鈞幼貧苦以國子生充膳錄得議

敘授山東臨清州判值賊匪王倫作亂陷壽張陽穀逼近州城時先生權州事戒備堅守不爲動凡十七晝夜會欽差大學士舒公赫德統大兵會勦適是夜大霧哭聲震野城中執火視之見數千人奔城下環呼乞命官軍疑爲賊將發鎗炮秦曰不可來城下者皆難民也開門納之苟有不測吾任其咎然猶懼奸人之溷入也乃使勁兵數百人排列城門左右兵刃如雪祇許老弱及婦女先進城其餘畱在城外天明再盤查而後入分置各廟住宿給以食全活者無算賊旣平以守城功擢州刺史繼調高唐平度

陞陝西平涼府知府旋擢督糧巡道至兩浙都轉運使嘗
仿范文正義莊之例置田千畝以贍族人秦氏自有明以
來科甲而富有者無算未嘗有此舉也先生能書得張天
瓶司寇法嘗聚古今名蹟刻寄暢園法帖十卷

題錄香洲先生曰

吳縣蔣香洲先生名耀宗字思彥前光祿少卿文瀾孫刑
部員外曰樛子以國子生遵豫工例報捐知縣歷任廣東
湖南知縣陞廣州府同知又陞澧州皆以事去職先生任
石城時有監生曹某以殺人繫獄曹故鄉居比鄰張某素

無行縣役詣張催糧張不能應時已薄暮偕役告貸於曹
推戶入則張之父死門內血蹟淋漓張遂大呼曹殺其父
急告縣中先生閱案牘宣言曰死於門內曹殺何疑當就
鄉親勘忽命輿大搜張室得木杵於牀下血痕殷然尺寸
與格傷合遂定以凌遲詳報蓋子致父死潛納尸門中役
適踵至詭言告貸寔欲其作証人雖疑張莫之肯直也曹
感再生恩且悔過乃輸金修其村中之觀音閣旦夕焚香
曰我非自求福願祝我蔣父母子子孫孫富貴壽考也後
令邵陽署祁陽皆有惠政民德之子厚培官廣西桂林府

通判元復乾隆丁酉舉人官山西榆次縣知縣萬寧嘉慶辛酉進士官河南封邱縣知縣先生有堂弟名曾燭字德昭亦積學礪行有醇儒風余總角時尙見其在學舍中誦讀也後兩子俱成進士長泰階由中書歷官監察御史次慶均由庶吉士歷知河南杞縣陞補知州年八十三而卒

良庭徵君

余於乾隆甲辰乙巳之間教授吳門始識江良庭先生先生爲惠松崖^棟入室弟子時年七十餘古心古貌崇尙經學余嘗雪中過訪見先生著破羊裘戴風巾正錄尙書集

注音疏筆筆皆用篆書雖尋常筆札登記亦無不以篆讀者輒口噤不能卒也嘗言許氏說文爲千古第一部書除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之外無字除說文之外亦無學問也其精信如此畢秋帆尙書間其名延至家校劉熙釋名亦用篆書刻之生平不作詩賦時文而好填詞有烏雲春山櫻桃藕簪金蓮諸闕柔情旖旎又絕似宋元人筆墨潘榕皋農部云觀良庭所學決非西漢以後人不謂其老樹尙能著花也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年八十餘而卒

懋堂明府

耆舊

三西

金壇段懋堂先生余於乾隆五十年三月始識之後先生卜居吳門時相過從其學無不貫綜初受業於戴東原以顧亭林江慎修兩家之學攷證音韻定古音爲十七部條分縷析成爲一書曰六書音均表實能窮文字之源流辨聲音之正變復以許叔重說文解字十五篇爲之注疏且以發明二徐爲說文解字注祕諸家之說祛後學之疑攷攷矻矻垂三十年始得成書自有說文以來莫有備于此者先生名玉裁字若膺以孝廉官貴州玉屏縣知縣有政聲

端卿刺史

元和中

元和顧端卿先生名元揆中順天鄉試爲果親王賓客除浙江龍泉令擢紹興府南塘通判顏其堂曰吏圃自課其子日坐堂皇據案著書儼如學舍陞羅平州知州未赴任適丁繼母憂服闋起補黔西州知州端卿居官不名一錢而清俸無多猶時時分給寒苦雖盜無儲粟弗顧也老年益自刻勵終日賦詩作畫猶不輟云

子居明府

武進惲子居明府名敬乾隆癸卯舉人其先爲漢平通侯

楊暉因名爲氏暉之子梁相遷毘陵自漢至今未嘗他徙南田翁其族也子居以官學教習出爲浙江富陽知縣其爲官也剛方正直清廉自守而訟斷如流雖老吏莫能窺其奧一時有神君之目與同邑張皋聞爲莫逆交兩人俱以古文自命而子居之文尤爲傑出以韓歐爲宗以理氣爲主如長江大河浩乎其不可測也丁艱起服後歷官江西瑞金新喻知縣卒以剛方爲上官所忌誥誤後隨一僕遨游山水間數年而卒余嘗有書寄之云昔司馬子長有言如方柄欲納圓鑿其能入乎良可歎也

春嘯叔訥兩明府

陳春嘯名昶陽湖人入籍大興中式順天鄉試出爲浙江知縣歷署桐鄉秀水餘姚諸縣事皆有惠政在餘姚時有仙壇一所相傳陽明先生嘗降此壇春嘯素不信爲駁詰數事乩中俱能辨雪乃大服請受業爲弟子一日早起忽見陽明先生現形脩髯偉貌高冠玉立而面如削瓜遂下拜已不見矣因手摹一像凜凜然有生氣余嘗見之雖老畫師不及也春嘯學問淹博不特明於政事凡古文詩賦詞章及書畫藝術諸家無不通曉而尤邃于地理及兵家

言真經濟才也後補奉天錦縣縣中俱習武俱不讀書春
噓爲立書院涵濡教育不二三年中式者數人嘉慶十一
年日不仁宗巡幸關東獻賦者十六人文教從此大興任
錦縣七八年圖治益精士民感德爲立生祠卒於官年未
五十耳中具論滄雪代大眼請受業爲策子一日早賦
呂叔訥名星垣爲毘陵七子之一國初呂殿撰宮之後
也以明經官海州學正得保舉爲直隸邯鄲縣知縣余戲
寄一詩云自笑書生骨相寒出門何處是邯鄲早知富貴
原如夢誰肯將來作夢看愁緒苦長鬚髮短功名容易別

離難君家老祖如還在爲我先求換骨丹叔訥著書甚富
尤長於詞曲嘉慶己卯萬壽嘗填康衢新樂府傳奇爲
世所稱

大紳先生

吳郡汪大紳先生名縉其先休寧人入籍爲吳縣學生好
爲古文覃思奧蹟游刃百家積滿而流沛然無阻嘗爲建
陽書院山長以正學導諸生生平志趣殆不可測自作無
名先生傳與瑞金羅臺山長洲彭尺木爲莫逆交三人皆
通禪理大約以釋氏爲指歸者也

青湖先生

杭州朱青湖先生名彭工詩著有抱山堂詩集十卷武林名士半出其門先生又有南宋古蹟記若干卷搜羅頗富寄託遙深一生心力盡萃於此嘉慶丙辰冬不戒於火惜哉

謙士侍郎

侍郎爲上海趙光祿文哲少子名秉冲字硯懷號謙士由國子生召入懋勤殿行走以勤慎著欽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南書房供奉久歷部科卿寺累官戶部右侍郎

加翰林銜亦異數也侍郎博雅嗜古工篆隸能模印尤好金石書畫之學嘉慶十三年七月余在英相國所寓之近光樓時侍郎亦在澄懷園朝夕往還以金石相切磋怡然樂也十九年卒於京師有百卹典賞卹卹學憲王杰士載以合味辛司馬而喜齋書畫隸林樹碑刻三十八年卒趙懷玉字億生江南陽湖人爲恭毅公申喬曾孫少讀書刻厲爲學家本素封以乾隆四十五年高宗皇帝南巡獻賦賜內閣中書擢侍讀出爲山東青州府同知以母憂去官家漸貧益自刻勵發爲文章粹然而純淵然而

雅一以韓歐爲宗所著有亦有生齋文集二十四卷詩詞
集若干卷觀內閣中書錄事出爲山東青州府同知以
陵瀛深飲先生素性以算劉四十五卒高宗皇帝南
鮑廷博字以文安徽歙縣人少習會計流寓浙中因家焉
以冶坊爲世業而喜讀書載籍極博乾隆三十八年 詔
求天下遺書廷博獨得三百餘種賫浙江學政王杰上進
奉旨以內府所刻圖書集成一部賜廷博鄉里榮之
廷博嘗校刻知不足齋叢書二十四集嘉慶二十年流傳
禁中清亦仁宗見之傳諭撫臣曰朕近日讀鮑氏叢

書亦名知不足齋爲語鮑氏勿改朕帝王家之知不足鮑
氏乃讀書人知不足也迨廿五至廿八集進 呈有 旨
欽賜舉人傳爲盛事年八十四卒於家

晉齋文學

趙魏字晉齋浙江錢塘人諸生精於金石文字今之趙明
誠也家貧無以爲食嘗手抄秘書數千百卷以之換米困
苦終身

曼生司馬

陳鴻壽字曼生浙江錢塘人以明經 朝考得知縣揀發

廣東兩江總督鐵公保奏留南河効力久之補溧陽縣知縣多惠政擢河工海防同知卒於任曼生幼聰穎能詩工畫精篆刻得丁敬身之法雅好賓客傾襟聯襪所在咸集迨然樂也年五十餘卒

吳枚菴先生

吳枚菴先生名翌鳳長洲人少爲諸生工詩家甚貧以館穀自給嘗手抄秘書至數十百卷無倦色乾隆五十年吳中大饑乃攜其母夫人暨妻子出遊歷湖北湖南廣東江西諸省凡二十餘年無所遇母已百歲枚菴亦七十餘矣

余嘗書楹帖贈之云賣賦卅年惟奉母浪遊千里爲尋詩晚年家居仿漁洋感舊集之例選平生交遊之詩曰懷舊集十八卷又邛須集十八卷吳梅邨詩集箋注二十卷

二陸先生

吳門陸西屏先生名超曾幼通文史補長洲學生家本素封能詩嗜古所藏法書名畫甚多與其弟白齋先生更唱迭和殆無虛日所居曰鴨藍半舫每得一書一畫必相對終日怡然樂也後以子姪輩不克家各移居處圖籍亦星散無餘矣

陸白齋先生名紹曾字貫夫工篆隸書精於賞鑒余幼時
喜入分嘗師事之先生平生所見碑帖字畫皆爲抄錄成
編凡二十四函曰續鐵網珊瑚曰吉光片羽又有不惑編
名扇錄遊杭書畫錄刻碑姓名錄及捧雲籠烟記之類皆
作小楷書其精勤於翰墨如此畢秋帆尙書以千金購得
之
陳廣寧字靖侯號默齋浙江山陰人少讀書能詩乾隆五
十二年得其從父聖傳難蔭世襲雲騎尉咨部引見著

回標學習期滿攝紹興都司時制府伍公閱兵至浙東廣
寧執弓矢五發俱中以是知名五十八年四月又攝象山
左營守備象山在東海中忽有大樓船三停泊錢倉疑海
寇至合城驚駭廣寧乃攜二卒駕小舟出洋查詢乃西洋
啖咭喇夷船來貢獻者也遂上船呼其譯者夷人皆窄衣
羽帽兵刃如雪廣寧從容語譯者先宣我中華大皇
帝威德故特遣官護視汝國來朝之意宣畢就賓席晤
兩貢使兩貢使點頭讐服頰行以金盤奉寶貨數種一無
所受嘉慶元年有詔舉孝廉方正鄉先生同爲保薦廣

寧力辭不就曰盛名非所宜當今供職軍門報恩有藉豈敢與者儒競進耶是歲溫台所屬屢遭海寇剽掠商民巡撫吉公親赴督剿廣寧隨往一切軍書奏摺皆出其手歲功旋省補海昌海防守備其地濱海風雨潮汐出入尖山塌山范公塘等處每歲修築動費鉅萬撫軍諭廣寧分任其事八年春援工賑例捐陞階級選福建督標右營叅將旋以大府保舉擢本標中軍副將時海盜蔡牽正弄兵海嶠劫掠民船廣寧從事軍需局旋奉大府檄出五虎門巡視洋面颶風大作波濤山湧不避險阻徧歷島嶼隨壯烈伯李公長庚商滅賊計日營指畫咸中款要李大悅視廣寧有文武才十二年冬署汀州鎮總兵官又繼署建寧漳州兩鎮總兵官皆能整飭兵弁巡邏海島聲威肅然十八年有旨擢安徽壽春鎮總兵人覲仁宗召對詢廣寧出身履歷頒賜克什抵任未幾又調山東兗州鎮總兵其明年充屬游飢廣寧與郡守捐廉施粥又預貸府庫普加賑給活者甚衆九月十日忽得直隸長垣教匪倡亂之信卽挑選精兵起行前往行至鉅野又聞定陶曹縣有戕官陷城之事而金鄉又復告急當卽分兵派守

一面飛調各營兵齊赴曹州聽候守禦時曹人惶惑一日
數警廣寧親督諸將搜查奸宄復檄附近各州縣團練鄉
勇嚴加防衛以待大軍旋獲賊匪王朝棟等二十餘名梟
首賊聞之少却而金鄉之圍亦解當是時山東巡撫童公
興提兵亦至曹州奉 廷寄現在大軍未集總兵陳廣寧
毋得輕自赴敵等語廣寧聞之益加奮勉時各路賊匪方
窺東明據滑縣圍濬城勢甚張毘連三省廣寧以本標將
士可用請先擊賊防其蔓延合一以入東境遂率兵分三
路兜剿自髡山至安陵集且殺且追殲賊無算及全軍告
捷而東省以安時有嫉之者諍于經畧某公遂劾之

仁宗知其賢置不問調任雲南騰越鎮總兵廣寧奏言
今開州未平滑縣未破請暫留軍營俟大功告成再赴新
任奉 旨依議適拏獲偽知府王學禮偽總兵朱文盛等
一百七十八名亦附片奏 聞十二月滑縣平撤兵回究
交印信星夜進京 上召見詢山左戰功勞績奏對稱
旨又 賜克什等物 諭云滇江重寄毋得稍延廣寧
卽日出都兼程遄發行至潛江卒年五十廣寧孝悌性成
篤於朋友而文章詞翰金石圖書無不精心研究著有壽

雪山房彙一時朝貴如韓城大興諸城三相國韓桂船黃
左田兩尚書以及袁簡齋梁山舟王夢樓三太史皆稱之

秦參將

有秦標者盱眙人少爲縣中吏嘉慶初年同房科某以賑
濟侵蝕事下獄罪應軍向秦大哭曰吾上有老母妻年少
且無子如我行君爲我周急之雖死他鄉亦所感激也秦
慨然曰吾惟一身無所累願代子行遂白於官改供自認
乃發遣秦中適教匪滋事川楚蔓延陝西一路荆棘秦充
鄉勇以協官兵屢得功議敘爲守備越三年教匪平而軍
年亦滿遂回鄉初補千夫長屢擢至海州錢家坎都司旋
陞儀徵參將秦通文墨有將畧能通詩古文詞畫山水花
卉亦頗得生趣余在淮陰都督府識其人暢談者久之儼
然一書生真奇人也

然一書全真存人必
衣亦似昔世秩余亦非創舊習其
到猶猶寒冰寒酸文墨有冰暑指
平衣誠豈回機所請于夫其見
...

臆論 不指富也如神之日八田商賈之富如廷 叢話七

蘇州故節蘇王曰萬壽富勾吳 錢冰梅溪 輯

半茲五福 金然其一 手有開關 蘇長以妹 蘇蘇富妙高

洪範五福以壽為先有富貴而壽者有貧賤而壽者有深
山僻壤衲子道流修養而壽者未必盡以為福何也今有
人壽至八九十過百歲者人視之則羨為神仙為人瑞已
視之則為匏繫為贅疣至於親戚故舊十無一存舉目皆
後生小子不知誰可言者且世事如棋新樣百出並無快
樂但增感慨或耳聾眼瞎或齒豁頭童或老病叢生而沉

吟於牀褥或每食哽噎而手足有不仁雖子孫滿前同堂
五代不過存其名而已豈可謂之福耶洪範五福出並無
洪範五福富居第二余以爲富者極苦之事怨之府也有
貴而富者有賤而富者有力田而富者有商賈而富者其
富不一其苦萬狀豈曰福乎蓋做一富人譚何容易必至
殫心極慮者數十年捐去三綱五常絕去七情六欲費其
半菽如失金珠拔其一毛有關痛癢是以越慳越富越富
越慳始能積至巨萬稱富翁若慷慨尙義隨手揮霍銀錢
易散不能富也或駁之曰力田商賈之富或致如此若今
之吏役長隨包漕興訟之輩有一事而富者有一言而富
者亦何必數十年殫心極慮耶余荅之曰子不見吏役長
隨等人中有犯一事而窮者矣或一死而窮者矣總之如
溝澮之盈冰雪之積其來易其去亦易若力田商賈之富
譬如圍河作壩聚水成池然不可太滿一旦風雨壩開亦
可立時而涸要知來甚難而去甚易也洪範五福一家數十
洪範五福其三曰康寧蓋五福之中康寧最難一家數十
口長短不齊豈無疾病豈無事故今人旣壽矣旣富矣而
不康寧以致子孫寥落訟獄頻仍或水火爲災或盜賊時

發則亦何取乎壽富哉
或問云壽富非福何者爲福余則曰壽非福也康寧爲福
富非福也攸好德爲福人生數十年中不論窮達苟能事
行樂知止足亦何必耄耄期頤之壽耶苟能足衣食知禮
節亦何必盈千累萬之富耶
人生全福最難雖聖賢不能自主惟攸好德却在自已所
謂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也然
人生脩短窮達豈有一定寧攸德而待之毋喪德而敗之
可也

有生前之福有死後之福生前之福者壽富康寧是也死
後之福者畱名千載是也生前之福何短死後之福何長
然短者却有實在長者都是空虛故張翰有言使我有身
後名不如卽持一盃酒其言甚妙

八 三教同源

儒家以仁義爲宗釋家以虛無爲宗道家以清靜爲宗今
秀才何嘗講仁義和尚何嘗說虛無道士何嘗愛清靜惟
利之一字實是三教同源秀才以時文而騙科第僧道以
經懺而騙衣食皆利也科第一得則千態萬狀無所不爲

衣食一豐則窮奢極欲亦無所不爲矣而究問其所謂仁義虛無清靜者皆茫然不知也從此秀才罵僧道僧道亦罵秀才畢竟誰是誰非要皆俱無是處然其中亦有稍知理法而能以聖賢仙佛爲心者不過億千萬人中之二兩人耳

天道人道

自古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喻之余以爲天道卽人道人道卽天道天道不可強也人道不可挽也何以言之以堯舜之仁而其子皆不肖以禹湯之仁而不能生子孫

如桀紂者以文武之德旣生周公復生管蔡以孔子之聖而幼喪父老喪子棲棲皇皇終其身無所遇以顏子之賢年三十二而卒皆不可強也不可挽也天地生物者也而有水旱疾疫兵戈之慘人心至靈者也而有貧賤夭殤殺戮之虞故曰天道卽人道人道卽天道也

君子小人

君子小人皆天所生將使天下盡爲君子乎天不能也將使天下盡爲小人乎天亦不能也易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然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此天地之盈虛亦陰陽之運

會也。小人散其德，千載而此天賦之靈，豈亦創製之靈。行仁義者爲君子，不行仁義者爲小人。此統而言之也。而不知君子中有千百等級，小人中亦有千百等級。君子而行小人之道者，有之；小人而行君子之道者，有之。外君子而內小人者，有之；外小人而內君子者，有之。不可以一概論也。早矣。此又文之變，人心至靈，法出而自貴，類天學。論也。寬容密察，言不可不察也。不可不察也。天地之道，尚寬容，故君子小人並生；鬼神之道，尚密察，故爲善爲惡必報。帝王者，卽天地也；天地不寬容，則人民擾亂。

亂人臣者，卽鬼神也。鬼神不密察，則姦宄縱橫，下皆令爲之富貴貧賤，故前春蘇然衣，調和更蘇然，一衣而之富貴如花，不朝夕而便謝；貧賤如草，歷冬夏而常青。然而霜雪交加，花草俱萎；春風驟至，花草敷榮。富貴貧賤，生滅興衰，天地之理也。故蘇然衣，千載而此天賦之靈，豈亦創製之靈。大處判，小處算，此富人之通病也。小事諳，大事玩，此貴人之通病也。而皆不得其中道，所以富貴之不久，長耳。余嘗論好花如富貴，祇可看三日；富貴如好花，亦不過三十年。能於三十年後再發一株，遞謝遞開，方稱長久。然而世豈

有不謝之花不敗之富貴哉。博學開文，其人然而世豈
富者持籌握算，心結身勞，是富而仍貧貴者；昏夜乞憐，奴
顏婢膝，是貴而仍賤如此，而爲富貴者，吾不願也。耳余嘗
大觀五穀蔬菜，此富人之心，亦非富大專，此貴人
五穀蔬菜之屬，見於經史子集者不少，或古有而今無，或
古無而今有，余每爲畱心，又將爾雅及明人之農圃六書，
彼此詳校，乃知古今名色各有不同，蓋五穀蔬菜必順土
之性，因地之宜，始能蕃植，然亦隨時更換，總無一定，猶之
禹貢所載厥田，惟上上者今爲下下，厥田惟下下者今爲

上上也。

鳥獸草木

余五六歲時，先君子教以爾雅所見之鳥獸草木，皆能辨
識，及長，奔走四方，所見之鳥獸草木，又各各不同，至五十
以後，偶返故鄉，忽園中墮一鳥，紅頭白尾，長足短翼，又有
草花幾莖，蒼翠纏藤，黃白可愛，俱是少時未經見者，乃知
天地生物，遞更遞換，不可以一律拘也。人自不畱心耳，以
此觀之，唐虞三代之鳥獸草木，與今時之鳥獸草木，不知
其幾經變改，但以古書圖畫證之，聚訟紛紛，實隔千里。

援墨入儒

業師金安安先生有句云一官騙得頭全白推此而言人生富貴功名聲色貨利以至翻雲覆雨之事何莫非騙局耶甚而騙到身後之名可悲也故佛家有五蘊皆空六根清淨之說爲之一筆鉤消甚屬暢快然余以爲畢竟六根清淨始可立聖賢之基果能五蘊皆空方與言仁義之道若一入騙局便至死而不悟矣斯言也並非援儒入墨直是援墨入儒

忠厚之道

人之誠實者吾當以誠實待之人之巧詐者吾尤當以誠實待之乃爲忠厚之道莫謂我之心思人不知之也覺人之詐不形于言此中有無限意味

自甘覆育之恩

錫山北門外冶坊有名玉仙人者愛畜珍禽奇獸羣呼之曰仙人乾隆己酉六月余與仙人遇于漢口見其寓中養一小鹿甚馴架上有白鸚鵡能言天子萬年吉祥如意等語自言嘗得一彌猴高不過六七寸與老母雞同宿猴索食雞啄庭中蟲蟻哺之猴不顧猴亦將所食果栗與雞久

之竟成母子猴每夜宿雞必以兩翼覆護以爲常也又蕪湖繆八判官亦愛畜禽獸蟲魚之屬官揚糧廳駐邵伯鎮余過訪之錦雞鳴於座白鶴行於庭有孔雀生卵兩枚取以與母雞哺之半月餘果出二雛一雄一雌繆大喜兩雛漸長身高二三尺猶視雞爲母飛鳴宿食刻刻相隨殊不自知其羽毛之多彩而母雞行動居止喔喔相呼亦不自知其族類之不同也大凡覆育之恩雖禽獸亦知之似較人尤爲真切嗚呼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人不賦之也贊人

八之
烘開牡丹

以始實者之人之已指香香大當以

吾嘗謂今人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捐官有捐官而十倍于富者有捐官而立見其窮者總之如烘開牡丹其萎易至雖有雨露之功豈復能再開耶所謂倘不烘開落或遲者其言甚確

商賈作宦固由捐班僧道做官須謀方丈然而亦要看運氣看做法做得好自可以窮奢極欲做得不好終不免托鉢沿門

恩怨分明

史記信陵君列傳或者之言曰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

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此言最妙然總不如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二語之正大光明今見有人畢竟在恩怨上分明者吾以爲終非君子

貧乏告借

凡親友有以貧乏來告借者亦不得已也不若隨我力量少資助之爲是蓋借則甚易還則甚難取索頻頻怨由是起若少有以與之則人可忘情於我我亦可忘情於人人我兩忘是爲善道

爲善爲惡

大凡人爲善者其後必興爲惡者其後必敗此理之常也余謂爲善如積錢財積之既久自然致富爲惡如弄刀兵弄之既久安得不傷哉此亦理之常也

論者不多不少富不富慎無以財爲計靈不貧限不以事銀錢一物原不可少亦不可多多則難于運用少則難于進取蓋運用要縈心進取亦要縈心從此一生勞碌日夜不安而人亦隨之衰憊須要不多不少又能知足樽節以經理之則綽綽然有餘裕矣余年六十尚無二毛無不稱羨以爲必有養生之訣一日余與一富翁一寒士坐譚兩

人年紀皆未過五十俱鬚髮蒼然精神衰矣因問余修養之法余笑而不荅別後謂人曰銀錢怪物令人髮白言其太多一太少也其數能要不多不少又指以其數不貧不富榮心歎也亦要榮心貧也一主榮利日或商賈宜於富富則利息益生僧道宜於貧貧則淫惡少至儒者宜不貧不富不富則無以汨沒性靈不貧則可以專心學問人安於不富造此亦勝之謂也亦而

語云官久必富幾恨蘇之謂人自然廷富富源收養以既富矣必不長何也或者曰今日之足衣

足食者皆昔日之民脂民膏也烏足恃乎一旦敗露家產籍沒而為官吏差役剖分偷竊人情洵洵霎時俱盡可嘆也余嘗誦某公抄家詩云人事有同筵席散盃盤狼籍聽羣奴年止香山願買千將千將冬夏其卷以昌琳讀于不

王明收藏為旺不

虞山江蘊明嘗問閔處士銘曰術家言水旺於冬何以至

冬反落處士曰意以收藏為旺耳此言最有味今大富極貴之家如能事事收斂謙退而行自可大可久即收藏為旺之義也

治家

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然吾見家人嗃嗃而操切太過者不但不吉凶悔隨之吾見婦子嘻嘻而易近人者豈特不吝家道興焉總之治家以和平兩字為主卽治國亦何獨不然

權歸于上者但願賢子孫子孫多良其家乃昌權歸于下者不可聽奴僕奴僕執柄其家將隕

早起

古人有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故凡蚤起者其人必勤富

之基也晏起者其人必惰窮之基也今人有俾晝作夜者自以爲適意而不知奸盜邪淫之事由此而生士農工賈之業由此而敗矣

種田

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乃腐儒語斯人也真所謂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不知稼穡之艱難者也如余者雖不自耕而食而農工之事瞭如指掌蓋生在田間自幼熟聞又能留心察聽故知之獨詳有奴婢之所不盡知者耕讀二事明是二途而實則一理大凡種田者必需親自力作

方能有濟若僱工種田不如不種卽主人明察指使得宜亦不可也蓋農之一事算盡鎊銖每田一畝豐收年歲不過收米一二石不等試思傭人工食用度而加之以錢漕差徭諸費計每畝所值已去其大半餘者無幾或遇兇歲偏災則全功盡棄然漕銀豈可欠耶差徭豈可免耶總而計之虧本折利不數年間家資蕩盡是種田者求富而反貧矣吾故曰必需親自力作方能有濟也

秀水王仲瞿孝廉與余論區種之法大罵今之種田者余笑云田地古今不同不可執一而論區種雖始於伊尹而古法不傳嵇叔夜養生論亦言區種之法一畝可得百斛然自晉至今鮮有行者猶之王荆公行青苗錢不能治國適足害民總之種田以勤儉得時督率有法爲主便勝於區種矣

大正水利

南北風土異宜種植亦不同如江以南穀熟爲有秋江以北豆麥熟爲有秋也然歲之豐熟全在乎雨暘時若設有雨暘非其時則成偏災矣余年纔六十已遇兩次大旱一乾隆五十年丁未一嘉慶十九年甲戌雖江南烟水之區

皆成赤地在處乾涸禾苗盡槁見之傷心夫苗之得水猶小兒之食乳乳已涸矣兒豈能生故凡地方公事最重水利今有田富戶全不關心一到旱年束手無策爲之父母者將何以爲情耶

大江南各府州縣皆種稻而田有高低大約低田患水高田患旱吾鄉高田多低田少每遇旱年枝河乾涸則苗立槁一鄉之人言之保長將水車數十百具移至大河有水處車進枝河以灌苗田謂之踏塘車塘車一踏則租米全欠租米全欠則官糧無所辦故有田之家每至百孔千創先糶米以納糧後糶米以爲食饑民之困苦未甦而公家之徵催已急是有田而反爲田累矣推其本源總在不講水利之故蓋官河運河是有司之事枝河池蕩是居民之責不知河道一年淤塞一年則居民一年窮困一年人自不覺耳

余嘗在王南陔中丞座上見兩邑宰晉謁中丞問兩宰云貴縣城周圍幾里有幾門兩宰枝梧茫然不能對余在旁不覺竊笑夫城郭之大小爲邑宰者尙不知又安知水利之通塞耶故凡官于東南而留心民瘼者必先明水利再

講田賦是致治之本東南而留心只幾香必決則水味再
不覺產業失無滯以大小流為幸香尚不吸又安收水味
凡置產業自當以田地為上市屢次之典與鋪又次之然
田地有水旱之患市屢典鋪有風火之虞俱要看主人家
運家運好則隆隆日起家運壞則漸漸消磨而亦要看主
人調度調度得宜自能發大財享大利調度不善雖朝夕
經營越做越窮而已何具存何之運其可也
子弟精於會計善於營
素所讀書作宦清苦人家忽出一子弟精於會計善於營

謀其人必富素所力田守分殷實人家忽出一子弟喜談
風雅篤好琴書其人必窮本非精無以知也
大凡英雄豪傑其立志必與人有異司馬子長謂韓信雖
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是也然余見敗家子弟其志亦與
人有異有某公子最愛度曲每登場必妝束小旦驚豔絕
人觀者讚服有某富翁子最慕長隨嘖嘖稱道不數年間
家資蕩盡而竟當長隨得遂其志可見賢愚之分只一反
掌耳

學曰吃虧

吃虧二字能終身行之可以受用不盡大凡人要占些小便宜必至大吃虧能吃些小虧必有大便宜也不過乎爾

功名富貴未到手時望之如在天上一旦得手後亦不過爾爾然從此便生出無數波折無數覬覦既得患失勞碌一生而終不悟者無學故也故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也

遇富貴人切勿論聲色貨利遇庸俗人切勿談語言文字寧緘默而不言毋駛舌以取戾此余曩時誠兒輩之言也可以爲座右銘

人莫不有所業有所業便可生財以爲一歲之用又必堅忍操持則一歲如是明歲又如是積之既久自有盈餘卽無盈餘亦不至於凍餒矣凡子孫衆多者必欲使之各執一業業成而知節儉又何患焉今見世家子弟既不讀書又無一業自給終日嬉笑坐食山空忽降而爲遊惰之民

自此遂不可問臧獲皂隸爲盜爲娼者豈有種耶計之且
一業利己而快情劍刃何患無令其世來子與子不盡
今人既富貴驕奢矣而又喪盡天良但思利己不思利人
總不想一死後雖家資巨萬金玉滿堂尙是汝物耶就其
中看畧有良心者不過付與兒孫享用幾年否則四分五
裂立時散去先君子嘗云人有多積以遺授於子孫者不
如少積以培養其子孫也

子不克家雖是家運而亦習氣使然是中人以下之人不
可以語上者也嘗見某相國家子弟開賭博場某相國家
子弟開蟋蟀場某殿撰某侍郎子喜爲優伶某孝廉乞食
于市某進士困於旅舍死無以殮皆事之有者唐權文公
不自棄文謂房杜子孫倚其富貴驕奢淫佚惟知宴樂當
時號爲酒囊飯袋及世變運移餓死溝壑不可數計知自
古而然焉
拒客一坐中語之令人齒冷昔蘇子瞻爲鳳陽太守
士相見禮自古有之未聞有拒客爲禮者大凡王公大人
越富貴則賓客越多賓客越多則越拒客其勢然也王夢

樓侍講出爲雲南太守參見督撫始到官廳至于腹飢口
渴欠伸倦坐終不得一見者嘗有詩云平生跋扈飛揚氣
消盡官廳一坐中誦之令人齒冷昔蘇子瞻爲鳳翔判官
陳希亮爲府帥以屬禮待之入謁或不得見子瞻客位假
寐詩云同僚不解事慍色見髯鬚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
臾亦此意也見林下齋論其富貴相傳裘文達公爲尙書時最喜提獎後進體卹寒酸是以
賓朋日多車馬日盛無有不見之客者每日其朝回請賓
朋聚于一堂而自居末座一問語或有未飯者輒留飯
使賓朋鼓腹歡欣而去而私謁之輩從此杜絕愛士賢聲
亦從此益著矣家恬齋爲翰林時嘗謁一大吏而爲所拒
心甚惡之及官太守擢至方伯客來必見以清廉爲政務
以禮貌當幣帛客亦歡欣而去無有怨者皆不拒而拒之
法也昔未必盡是官來而來亦樂行此之惡非與世之
或曰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
疾則孔子亦嘗拒客矣子以爲非禮乎余荅之曰孔子之
拒陽貨是抑權勢拒孺悲是明教誨與尋常拒客不同然
孔子周流列國僕僕皇皇卒至無所遇者又安知非陽貨

孺悲之流爲之阻抑乎是可歎也。凡此皆由人心之失也。夫貴賤
拒客二字不知褻慢多少人物或有必不得已之事者或
有進益良言者或有剖白冤誣者或有以詩文就正有道
者或有舟車跋涉越千里而至者或有並無所事以一見
爲榮者未必盡是有求而來若槩行拒之恐非處世之道
余見有某比部富而狂嘗拒客卽爲客賣至于破家辱身
可不警懼乎。官太宰監至武官亦來必其以詩柬爲題
釋道寺院有客堂有主客師使四方遊人善男信女咸可
小憩有來禮佛者有來布施者從無拒客之禮今富貴家
亦有賓館有客座原所以待客者也或主人他出或實在
無暇或適有公事或偶櫻疾病亦可使主賓之友相陪問
因何事而來有所言否若拒之必生衆怨衆怨一生便多
浮言殊非處世保家之道豈富貴家反不如釋道耶。
俗尚凶器與王升賊國不備官官貧富人老于策張麻其

兵者是凶器人人知所避矣而不知財者亦是凶器人人
知所趨何也財之爲物如水火多不得少不得用之得當
則爲善用之不得當則爲惡非特爲惡也可以殺其身殺
其子孫至於瓦解冰消而不自知者故曰亦凶器也

其子驕奢效五霸水節而不自以奢也曰亦四器也
新城王阮亭先生家法凡遇春秋祭祀以及吉凶喜慶等
事各服其應得之服然後行禮如子弟已入泮者始易藍
衫其妻亦銀笄練褙否則終身著布余五六歲時吾鄉風
俗尚樸素與王氏頗同不論官宦貧富人家子弟通稱某
官有功名乃稱相公中過鄉榜者亦稱相公許著綢緞衣
服今隔五十餘年則不論富貴貧賤在鄉在城男人俱是
輕裘女人俱是錦繡貨物愈貴而服飾者愈多不知其故
也

今富貴場中及市井暴發之家有奢有儉難以一概而論
其暴殄之最甚者莫過於吳門之戲館當開席時譁然雜
選上下千百人一時齊集真所謂酒池肉林飲食如流者
也尤在五六七月內天氣蒸熱之時雖山珍海錯頃刻變
味隨卽棄之至于狗彘不能食嗚呼暴殄如此而猶不知
惜耶
新序謂昌邑王以冠賜奴龔遂曰今以冠冠奴是以奴虜
畜臣也按古者奴婢皆有罪之人爲之故無冠帶所以分
貴賤別上下也墨子曰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

驕旨哉言乎

醉鄉

時際昇平四方安樂故士大夫俱尙豪華而尤喜狹邪之遊在江寧則秦淮河上在蘇州則虎邱山塘在揚州則天寧門外之平山堂畫船簫鼓殆無虛日妓之工於一藝者如琵琶鼓板崑曲小調莫不童而習之間亦有能詩畫者能琴棋者亦不一其人流連竟日傳播一時才子佳人芳聲共著然而以此喪身破家者有之以此敗名誤事者有之而人不知醒譬諸飲酒常在醉鄉是誠何心哉

收成

大凡苗禾豆麥花果蠶桑及一切種作總須勤健培植自然蕃茂然而亦要看後來收成如何于人亦然任憑富貴功名享盡人間之福祿者亦要看老年來結局如何如結局不好不可盡推之命運而亦由自己之不知止足不識分量不會收束故也

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可見仁之與名原是相輔而

行見利思義以義爲利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可見義之與利又是相輔而行後世既區名利與仁義爲兩途已失聖人本旨而又分名與利爲兩途則愈况愈遠矣不會如東遊也上在蘇州則虎邱山塘在揚州則天名利兩字原人生不可少之物但視其公私之間而已夫好名而忘利者君子之道也好利而忘名者小人之道也求名而計利計利而求名者常人之道也吾見名不成利不就者有之矣未有不求名不求利者也若果不求名不求利不爲仙佛定似禽獸在醉鄉是誠何心哉

資小神仙

自昔秦王漢武皆慕神仙求長生之術余以爲生而死死而生如草木之花開開謝謝纔有理趣列子云死之與生一往一反若生而不死僅留此身有何意味哉丁令歸來人民已非劉阮出山親舊零落至于邑屋變更無復一人相識者當此之時方將傷心悼痛之不暇而尙復能逍遙極樂耶豈寡情少義忍心害理者方能爲神仙耶不謂難貪吏歌於春秋巧宦目於晉宋自古已然不足論也夫貪

巧而明于民事者尚有人心者也貪巧而懵于民事者則禽獸之不若何也虎狼嗜人吾知其爲虎狼也避之可也鸚鵡能言吾知其爲鸚鵡也畜之可也人而至於不能避不能畜害及萬民害及天下將何以禦之哉使爲堯舜之臣豈特流放殺殛而已曹叅至平呂望變更無窮一人一書雅俗深志而不孤勤留此良言回意和若下合韻來富貴近俗貧賤近雅富貴而俗者比比皆是也貧賤而雅者則難其人焉須於俗中帶雅方能處世雅中帶俗可以資生

一 培養

大凡一花一木雖得雨露自然之功而欲其本根之蕃茂花葉之鮮新非培養不能也先君子偶種鳳仙花數十盆置于庭砌朝夕灌溉頗費精神及花開時千枝萬蕊五色陸離竟有生平未經見之奇者次年灌溉稍懈仍是單葉常花平平無奇矣乃知培養人材亦猶是耳或曰每見菘菘中時露好花一枝則誰爲之培養耶余曰本根有花雖不培養亦能開放然狂風撼其枝嚴霜凌其葉吾見其有花亦不舒暢矣

子弟如花果原要培植如所種者牡丹自然開花所種者桃李自然結實若種叢竹蔓藤安能強其開花結實乎雖培植終年愈生厭惡頃新爲之計養亦余曰本此有甚難每見宦宦中有一種黃綠鑽刺之輩至老不衰一旦下臺恍然若夢門有追呼之迫家無擔石之儲在此人固自甘心而其妻子者將何以爲情耶余嘗有遊山詩云踏遍高山復大林不知回首夕陽沉下山卽是來時路枉費黃綠一片心蓋爲此等人說法耳

順逆

人生順逆之境亦難言之譬如行舟遇逆風則舍艣上緯遲遲我行或長江大河不能施緯者惟有守風默坐而已見順風船過去輒妬之慕之未幾風轉則張帆箭行逍搖乎中流呼嘯于篷底而人亦有妬我羨我者余嘗有詩云順逆總憑旗腳轉人生須早得風雲然旣遇順風張帆不可太滿滿則易于覆舟一旦白浪翻天號救不應斯時也雖欲羨逆風之船而不可得矣然而風常逆而天不可

逆問寬急

或問富者所樂在何處曰不過一箇寬字而已貧者所苦
在何處曰不過一箇急字而已然而處富者常亟亟天下
皆是處貧者常欣欣實少其人故孔子曰貧而樂富而好
禮皆爲人所難若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非有聖賢工
夫未易言也千載而人亦未改其美也昔余嘗有言云
貝匪貧富哉夫陳叔之慕之未幾風轉則斯語消言散
貧者是天下最妙字但守之則高言之則賤每見人動輒
言貧或見人誇富最爲賤相余則謂動輒言貧其人必不
貧見人誇富其人必不富乃知處富者不言富乃是真富
處貧者不言貧方是安貧以無相以無相其若且謂天

刻薄

吾鄉有富翁最喜作刻薄語嘗謂人曰錢財吾使役也百
工技藝吾子孫也官吏搢紳亦吾子孫也人有詰之者富
翁荅曰吾以錢財役諸子孫焉有不順命者乎語雖刻薄
而切中人情命者世各殊業之心富而心忍出矣夫
余嘗謂發財人必刻薄惟其刻薄所以發財倒運人必忠
厚惟其忠厚所以倒運心必將其善與具忠厚以愛

同此同此心

同此心也而所用各有不同用之於善則善矣用之於惡則惡矣故曰人能以待己之心待其君便是忠臣以愛子之心愛其親卽爲孝子謝其後輩祖以愛其後輩人必不童蒙初入學舍卽有功名科第之心官宦初歷仕途先存山林逸樂之想故讀書鮮有成而仕宦鮮有廉也
安心於行樂者雖朝市亦似山林醉心於富貴者雖山林亦同朝市
余最喜此後輩謂嘗謂人曰
不足畏
王安石以新法致宰相專以理財用刑惑亂其君且謂天

變不足畏此其所以爲小人也余謂譬如父母教子繼之以怒將鞭撻之亦可云不足畏乎是必當遷善改過方可
以爲人子
關學問見其大小出入皆而法始原其習小習出水火盜賊兵刑凶荒徭役及一切人世艱難之事無不可以老我之才增我之智勿謂無關學問也
後生家每臨事輒曰吾不會做此大謬也凡事做則會不做則安能會耶又做一事輒曰且待明日此亦大謬也凡

事要做則做若一味因循大誤終身家鶴灘先生有明日歌最妙附記於此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世人苦被明日累春去秋來老將至朝看水東流暮看日西墜百年明日能幾何請君聽我明日歌

水火大才智無因荒蕪外又一世人世難識之
有才而急欲見其才小才也有智而急欲見其智小智也
惟默觀事會之來不動聲色而先機調處思患預防斯可
謂大才智對之亦曰云不呈異平景必皆善也
不回頭看其過以爲小人也余

余見市中賣畫者有一幅前一人跨馬後一人騎驢最後一人推車而行上有題云別人騎馬我騎驢後邊還有推車漢此醒世語所謂將有餘比不足也有題張果老像曰舉世千萬人誰比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此亦妙語

人身一小天地

人稟天地之氣以爲生故人身似一小天地陰陽五行四時八節一身之中皆能運會始生至十五六春也十五六至三十餘夏也三十至四十餘秋也五十六則全是冬

景矣故二十歲以前病一番長成一番若四十歲以後病一番則衰老一番猶之春時雨一番暖一番秋時雨一番涼一番也

凡事做到八分

風雨不可無也過則為狂風淫雨故凡人處事不使過之只需做到八分若十分便過矣如必要做到恰好處非真有學問者不能

一厚道勢利之別

凡遇忠臣孝子及行誼可師文章傳世者之子弟必竦然敬禮焉此厚道之人也凡遇大臣貴戚及豪強富商有錢有勢者之子弟必竦然敬禮焉此勢利之徒也

得氣長短厚薄

人得天地之氣有長短厚薄之不同萬物皆然而况人乎試看花草之屬有春而槁者有夏而槁者有秋而槁者有冬而槁者雖松栢經霜未嘗凋謝然至明年春氣一動亦要墮葉故知人有天殤者有盛年死者有壽至七八九十至百歲者不過得氣之長短厚薄耳

人非過

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只要勿憚改而已改過遷善而已天下但有有過之君子斷無無過之小人吾輩與人交接舍短而取長可也但要辦明君子小人之界限蘇文忠公云我眼中所見無一个不是好人是真君子之存心也所以一生喫虧然亦一生墮小人術中而終免於禍

人皆儉

晏子春秋云嗇于己不嗇于人謂之儉譚子化書云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故吾人立品當自儉始凡事一儉則謀生易足謀生易足則於人無爭亦於人無求無求無爭

則閉門靜坐讀書談道品焉得而不高哉

苦

鄉曲農民入城見官長出入儀仗肅然便羨慕之視有仙凡之隔而不知官長簿書之積訟獄之繁其苦十倍于農民也而做官者於公事掣肘送往迎來之候輒曰何時得遂歸田之樂或採於山或釣于水乎而不知漁樵耕種之事其苦又十倍于官長也

慳

或問有致富之術乎曰有譬如爲山將土一簣金簣堆積

上去自然富矣然有三大關焉自十金積到百金最難是進第一關自百金積到千金更難是進第二關自千金積到萬金尤難是進第三關過此三關日積日富矣亦尚有秘訣焉問何訣曰慳

累

古人有云多男多累余謂凡天下有一事必有一累有一物必有一累富貴功名情欲嗜好何莫非累豈獨多男哉故君子知其累也而必行之以仁義則其累漸輕小人不知其累也而反滋之以私欲則其累愈重是以道家無累尚清靜也佛家無累悟空虛也聖人無累行仁義也田爲利之源亦爲累之首何也蓋天下治則爲利天下不治則爲累以田爲利大富將至以田爲累大患將至

醒

人生一切功名富貴得意之事只要一死卽成子虛夢中一切功名富貴得意之事只要一醒亦歸烏有當其生時豈復計死當其夢時豈復計醒耶是以人生一世變化萬端若能凡事看空卽謂之仙佛可也若能凡事循理卽謂之聖賢可也

譚詩

轍話八

總論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白香山使老嫗解詩為千古佳話余亦謂詩非帷簿之言
何人不可與譚哉然不可與譚者卻有幾等工于時藝者
不可與譚詩鄉黨自好者不可與譚詩市井小人營營于
勢利者亦不可與譚詩若與此等人譚詩毋寧與老嫗譚
詩也

詩文家俱有三足言理足意足氣足也蓋理足則精神意

足則蘊藉氣足則生動理與意皆輔氣而行故尤必以氣爲主有氣卽生無氣則死但氣有大小不能一致有若看春空之雲舒卷無迹者有若聽幽澗之泉曲折便利者有若削秦華之峯蒼然而起者有若勒奔蹏之馬截然而止者倏忽萬變難以形容總在作者自得之

沈歸愚宗伯與袁簡齋太史論詩判若水火宗伯專講格律太史專取性靈自宗伯三種別裁集出詩人日漸日少自太史隨園詩話出詩人日漸日多然格律太嚴固不可性靈太露亦是病也

余嘗論詩無格律視古人詩卽爲格詩之中節者卽爲律詩言志也志人人殊詩亦人人殊各有天分各有出筆如雲之行水之流未可以格律拘也故韓杜不能強其作王孟溫李不能強其作韋柳如松栢之性傲雪凌霜桃李之姿開華結實豈能強松栢之開花遍桃李之傲雪哉尙書曰聲依永律和聲卽謂之格律可也

古人以詩觀風化後人以詩寫性情性情有中正和平姦惡邪散之不同詩亦有溫柔敦厚噍殺浮僻之互異性靈者卽性情也沿流討源要歸於正詩之本教也如全取性

靈則將以樵歌牧唱盡爲詩人乎須知笙鏞箏笛俱不可廢國風雅頌夫子並收總視其性情之偏正而已唐人五古凡數變約而舉之奪魏晉之風骨換梁陳之俳優譬諸書法歐虞褚薛俱步兩晉六朝後塵而整齊之耳若李杜兩家又當別論然李之古風五十九首儼然阮公詠懷杜之前後出塞無家別垂老別諸篇亦曹孟德之苦寒行王仲宣之七哀等作也

七古以氣格爲主非有天姿之高妙筆力之雄健音節之鏗鏘未易言也尤須沈鬱頓挫以出之細讀杜韓詩便見若無天姿筆力音節三者而強爲七古是猶秦庭之舉鼎而絕其臍矣余每勸子弟勿輕易動筆作七古正爲此如以張王元白爲宗梅村爲體雖著作盈尺終是旁門詩之爲道如草木之花逢時而開全是天工並非人力溯所由來萌芽於三百篇生枝布葉於漢魏結蕊含香於六朝而盛開於有唐一代至宋元則花謝香消殘紅委地矣間亦有一枝兩枝晚發之花率精神薄弱葉影離披無復盛時光景若明之前後七子則又爲刮絨通草諸花欲奪天工頗由人力迨本朝而枝條再榮羣花競放開到

高仁兩朝其花尤盛實能發洩陶謝鮑庾王孟韋柳李杜韓白諸家之英華而自出機杼者然而亦斷無有竟作陶謝鮑庾王孟韋柳李杜韓白諸家之集讀者花之開謝實由于時雖爛漫盈園無關世事則人亦何苦作詩亦何必刻集哉覆醬覆醅良有以也

每見選詩家總例以蓋棺論定一語橫亘胸中祇錄已過者余獨謂不然古人之詩有一首而傳有一句而傳毋論其人之死生惟取其可傳者而選之可也不可以修史之例而律之也然而亦有以人存詩以詩存人者以詩存人此選詩也以人存詩非選詩也

詩人之出總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則不出也如王文簡之與朱檢討國初之提倡也沈文愨之與袁太史乾隆中葉之提倡也曾中丞之與阮宮保又近時之提倡也然亦如園花之開江月之明何也中丞官兩淮運使刻邗上題襟集東南之士羣然嚮風惟恐不及迨總理鹽政時又是一番境界矣宮保爲浙江學政刻兩浙輶軒錄東南之士亦羣然嚮風惟恐不及迨總制粵東時又是一番境界矣故知瓊花吐豔惟爛漫于芳春璧月含暉只團圞于三五

其義一也

蒙古法時帆先生工詩尤長五律爲世傳誦余一日謁先生于京邸索余書一小額曰四十賢人之室是時吳蘭雪舍人亦在座因問所典先生曰昔人論五言律詩如四十賢人其中著一屠沽兒不得而四十人中又須人人知已心心相印方臻絕詣余謂觀此則凡古今體五七言皆然如人之身微有一點痛癢則滿身不適也先生與蘭雪俱以余爲知言

有某孝廉作詩善用僻典尤通釋氏之書故所作甚多無一篇曉暢者一日示余二詩余口噤不能讀遂謂人日記得少時誦李杜詩似乎首首明白聞者大笑始悟詩文一道用意要深切立辭要淺顯不可取僻書釋典夾雜其中但看古人詩文不過將眼面前數千字搬來搬去便成絕大文章乃知聖賢學問亦不過將倫常日用之事終身行之便爲希賢希聖非有六臂三首牛鬼蛇神之異也口頭言語俱可入詩用得合拍便成佳句如歸真子之無可奈何仍話別不曾真個已魂銷槃溪弟之未免有情終覩覩明知無益卻思量皆妙

元中峯和尚詠雪詩云凍雲四合雪漫漫誰解當機作水
看近人詠牡丹詩云漫道此花真富貴有誰來看未開時
此詩家先後一層法也

作詩易于造作難于自然坡公嘗言能道得眼前真景便
是佳句余嘗在燈下誦前人詩每有佳句輒拍案叫絕一
妾在旁問何妙若此試請解之余爲之講釋乃曰此自然
景象何足取耶余笑曰吾所取者正爲自然也

唐竇臬論書入微不聞其書法過于歐虞司空圖論詩入
微不聞其詩學過于李杜乃知善醫者不識藥善將者不
言兵也

以詩存人

唐瑀字仙珮一字孺含常熟之葑溪人爲明諸生工歌詩
甲申乙酉後遂棄去教授於沙溪直塘之間以終其身與
長洲汪鈍翁友善鈍翁序其詩以爲使陸務觀范致能而
在與先生角逐於文酒之會雖善論者未易優劣之也其
推重如此今遺集不傳余偶得數首錄於左破山寺云松
光澹陰陰數里度林樾精藍隱深翠恍與前山絕峯回壑
自幽地破泉迴合神物無端倪諸天有遷越摩挲古檜庭

挑蘚讀殘碣如聞老龍吟
叫窾風濤雜山僧寡威儀
客至懶酬接晚鐘
戛然鳴投暝命迴轍
桃源澗云羣溜爭有托
一逕入深杏清響散
高林暗流出淺草石脈
互起復安所窮杳渺
潛羽靜不飛幽花寂
相照久立神智生返
濺濕芒屨不見桃花
紅彌徑翳松蔦閑心
淡忘歸避世苦不早
武陵何必優肯與外
人道江樓云江樓望
不極颯颯亂帆迴
落日千家郭秋風萬
里臺但聞南雁至不
見北書來孤客正愁
絕那堪畫角哀擬出
塞云將軍猿臂志成
灰馬上琵琶去不迴
偏向沙場留勝蹟
明妃青塚李陵臺
古戰場邊

蟋蟀吟月寒沙白
夜陰陰悲笳嗚咽
三更動喚起封侯
萬里心仙佩又自
號雪井老人

吳喬又名及字修齡
崑山人高才博學
尤工於詩王阮亭
嘗稱之曰善學西
崑陳其年贈詩亦
有最愛玉峯禪老
子力追豔體鬪西
崑之句然觀其語
必沈雄情多感激
正不
僅以妝金抹粉步
趨楊劉諸公而已
所著詩名舒拂集
余
僅見其七律一卷
寒食虎邱云王澤
潛消帝座傾黃腰
白
幟遍神京金甌不
閉千重險麥飯誰
澆十二陵一半山
光
埋朔雪五分花氣
落春冰香羈寶轂
相娛賞肯信江淮
只

兩層登北固山云渺渺川原坐榻前村村暝色亂吹烟江
邊鐵甕城三里雲外金焦石二卷今夜且呼京口酒明朝
重泛渡頭船生平不心中流楫每到登臨便愴然雪夜感
懷云酒盡燈殘夜二更打窗風雪映空明馳來北馬多驕
氣歌到南風盡死聲海外更無奇事報國中惟有旅葵生
不知冰泐何時了一見梅花眼便清
康熙末年有葉先生者名景高號菊垞太倉諸生篤學好
古能文章尤刻意於詩喜遊覽徧歷滇黔閩廣老年倦遊
買田於張涇之上築學耕草堂因自號學耕老人今無有

知其人者其詩和平淵雅可以直接盛唐明月山次韻云
窈窕如螺髻青青倚遠天虹飛深澗曲寺聳小山巔秋雨
浮嵐濕晴波落澗圓吟懷堪寄托待照我歸船清平道中
云細雨迷征騎涼颼動客衣午晴雲氣薄秋老樹聲微參
錯山邱稻青葱石徑薇前頭沽酒店買醉興先飛懷俞心
在符又魯兼寄柴胥山二首云俞子真同氣符生實妙才
如何一別後不見尺書來異地仍留滯伊人切溯洄窮愁
應似我時命豈須哀踪跡千山隔心期萬里通翦燈同聽
雨揮翰各臨風夢別江城近思深雲樹窮西泠富篇什早

晚遺詩筒華蓋洞云徑通雲外寺春鎖洞中天白石炊香
飯紅漿醉老禪鳥隨疎磬下人趁夕陽還仙杏初經眼一
枝紅欲燃客舍對雨感懷云春光三月暮倏憊負花並好
約尋芳侶來吟對雨詩園林紅賸萼鬢髮白添絲堪笑支
離態衰羸祇自知過洞庭湖同青崖弟作云連天一色碧
玻璃帆影湖光望眼迷銅柱山高入跡少洞庭水闊雁行
低芳洲蘭杜秋風老遠岸蒹葭綠樹齊騷雅吾宗推令弟
題詩直到夜郎西早春感興云萬里江天客未還小樓搔
首對蠻山吟邀春色千峯冷寺度鐘聲半榻閒細雨綠萌
愁外草殘杯紅駐醉中顏茫茫歸思情應劇鬢落邊城幾
點斑便水驛早發云曉鳥啼向驛門前便水茫茫早放船
仰面人家看不見午雞聲出亂山巔漫興云細數殘花到
夕陽獨傾村酒問春光可能借得東風力吹落儂頭兩鬢
霜鈔錄數首以存其人

余十三歲遊虎邱于肆中見舊扇一柄以百文購得之上
有七律二首云長夏成詩未附書今來把讀是冬初琴中
雅調惟孤澹筆下陳言早破除寒雨平添津岸闊衰楊遠
映水亭疎相思一見爲經歲又待梅開訪佛廬自恨摧頽

逼暮年况兼多病少安眠幾枝晚菊經霜後百種秋悲在
雁先匿影不成鍵戶計取譏真待買山錢何妨旨酒看君
飲但對清淮易惘然後題先著藁爲大瓢先生正因問先
著爲何如人皆不知也比長讀 國朝別裁集始知著字
遷夫四川瀘州人流寓金陵有之溪老生集或云是明季
遺老也

華氏爲吾邑望族至今猶盛幼時在表兄華性焉家見華
碩宣詩一卷寫作俱妙求問其族中無有知之者已卯春
日偶于友人破書中得一冊始知碩宣字養聖鵝湖人康

熙間諸生年七十餘卒自號東籬居士讀其詩五律最工
題友人園亭云小築深林裏幽懷獨往還亂雲封竹徑野
鶴護花關松老鱗方密梅欹蘚白斑南華初讀罷蘿月照
人間聞笛云橫笛秋江上江空夜更清韻隨風暗度愁向
月明生楊柳離亭淚梅花故國情無端添別恨迸作斷腸
聲登塔云孤塔倚霄漢登臨象外幽亂山排檻入遠水接
雲流日月簷前過樓臺天際浮遙看霞五色極目是神洲
和友云雨過江臯淨移舟落照間興同孤鶴曠心與野雲
閒古澗聞寒水疏林見遠山欣然載尊酒訪菊扣花關湖

上云何處堪棲隱湖濱烟柳莊溪聲常到枕花影半侵牀
拂石眠蒼蘚敲詩倚夕陽忽驚鷗鷺起漁笛響滄浪貞女
云秦樓引鳳曲幻作斷腸音未識生前面難移死後心惟
知因義重非是爲情深空負絲蘿約蘭閨淚滿襟僧舍梨
花云擬入羅浮窟疎香一徑通澹煙疑遠近明月悟真空
雪影幽窗外詩情曉夢中朝來輕帶雨寂寞淚東風歸鴉
云遠水殘邨外爭飛噪晚晴梁園朝見影楚幕夜聞聲落
葉愁霜冷驚棲如月明孤琴幽韻遠猶似隔林鳴喜晴云
夢回禽語碎知是報新晴雲散春衣薄花迎曉日明紅橋

烟柳色紫陌管絃聲好聽香風曲芳郊踏草行春遊云紅
杏依江岸青山到郭門舟橫春水渡人醉落花邨嬌鳥翻
歌韻香風散霧痕勝遊應不倦歸院欲黃昏

徐荔邨有歲暮寄內詩云雙手空空歲又闌西風心與鼻
俱酸依人自笑馮驩老作客誰憐范叔寒寫到家書千點
淚算來歸計十分難此身只當從軍死累爾青鸞鏡影單
時荔邨方客如臯吾鄉陶學博國果正爲校官其夫人顧
氏偶見此詩讀之淚下謂學博曰邑有斯人可令其流落
不歸耶盍爲謀焉于是夫人自典簪珥爲倡同學諸生聞

之亦醵金以贈俾其早歸事傳遠近又聞秀宋蘅臯名之
淑李輪霞室也輪霞久客未歸宋寄以秋夕感懷云銀鴨
燒殘啟碧窗閒庭風起露華涼梧桐影裏秋如水蟋蟀聲
中夜漸長千里關山添別夢十年羈旅憶他鄉低頭怕見
團樂月只恐天涯也斷腸嗚呼安得有顧夫人之賢者爲
厚贈之團聚其天倫樂事也

人從絕巘如魚貫馬入寒林列雁行此和致齋公相隨圍
詩也案庾子山遊獵詩有石關魚貫上山梁雁翅行似卽
本此然余以爲和相未必有此詩在胸中而用其典故亦

偶爾相同耳和相有嘉樂堂集其子駙馬公豐昇殷德所
刻聞駙馬亦工詩古文惟不自收拾樊學齋主人嘗爲余
言

余於癸酉秋日以事往雲間道出崑山風阻泊舟遂登岸
散步草堂寺見壁間所挂扇面有沈師濂七律四首中一
聯云文壇恥說爲偏將酒國甘居是附庸可想見其抱負
徧訪斯人無有知者
有人詠雁來紅詩云漢使傳書託便鴻上林一箭墮西風
至今血染堦前草一度秋來一度紅此詩甚妙不知誰作

近友人張映山亦有詩云塞鴻嘹唳菊離披庭際幽叢故
出奇是草獨無遲暮感不花能放豔陽時麤枝大葉風流
在綠意紅情夕照知欲寫秋容傳晚節畫圖猶覺不如詩
又蔣伯寅之秋深忘歲晚葉老代花開一聯亦妙

邑侯邵公名颿山陰人以中書舍人出宰吾邑去官後改
名無恙字夢餘陳雲伯少時嘗從學詩其詩秀骨天成非
時輩所能跂及登徐州城樓云霜引邊聲來朔塞日搖河
色上城樓北固山看雪云雲痕四合沈諸島雪色中開見
大江樓霞放舟云青山入夢成知己明月同舟當故人秋

夜云鶴影倦依涼月立雁聲寒帶夜霜飛皆名句也邵破
後雲伯爲刻其詩

徐湘浦司馬公子德泉名珠性冲澹詩情幽逸如花開絕
塞雁唳清秋七古尤雄健有讀友人侯貞友焦山詩題後
一首云文章擅變幻造化多雄奇陰陽無軌範山川有殊
姿長江西來一萬里發源岷蜀東注此奔衝直下少歸東
金焦兩山相對峙海門扼鎖氣不洩萬古中流作砥柱金
山如貴人焦山如隱士蒼巖翠壁睨欲無青螺點點浮春
水山靈奇氣自鍾秀侯生蘊蓄天所授憑軒句挾海濤飛

拾級語侵山骨瘦焦先不可作江月投山坳眼前名士獨
醉倒狂歌喚起春江潮情于此放詩于此豪幻想欲跨雲
中橋橫空萬丈連金焦安得爾我相招要看君落筆青天
高其西來一萬里古者奴婢皆有異者爲之謂之臧獲然婢之中亦有等級
有素敏慧通音律或善炊爨能持家卽漁童樵青亦不過
供驅使盡執役而已未聞有以美麗而得名者近來士大
夫家喜蓄美婢而青樓尤多題以雅號如惜花朵香待月
繡春之類然而甘蔗旁生荔支側出似掃眉人不可無此

陪襯馬藥庵有贈婢改子詩四首云阿母傳呼兩字妍新
題錦瑟改么絃曾聞了角依蘭姊不信蟠根是李仙綽約
二分籠靨淺玲潺六寸稱膚圓多情也似雕梁燕相傍烏
衣已十年盃脫嬌姿絕代誇管城分蔭託琅邪儉妝未肯
依時世清韻真堪擬大家綠綺窗前金可鑄白團扇底玉
無瑕阿誰空學夫人樣那比芳名豔榜花丁稜仙侶有方
干謂子山聯袂尋春扣綺關時復中之音嘸嘸何遲也步
珊珊周旋翻累當筵立平視驚從隔座看多謝小紅真解
事金筒玉椀許頻餐一飲瓊漿百感生藍橋夢影尙分明

平添杜牧重來恨久負羅敷已嫁盟未免有情空復爾似
曾相識轉憐卿欲將細語從頭問怕聽鸚哥喚客聲四詩
可稱絕倒

以人存詩

于宗堯字二魏遼東廣寧衛人康熙七年年十八由蔭生
出令常熟精敏慈惠一時有神君之頌病中詠懷云三年
花縣鎮江烟南國風流事渺然雲外錦峯餐秀色甌中琴
水拂廉泉流亡滿目愁填壑水旱焦心欲問天草野不肥
吾貌瘦強將憔悴弄冰絃按公卒時年纔二十一詳縣志

此詩蓋公當日爲醫士陸顯甫書扇頭者陸氏子孫至今
寶藏焉

南城曾賓谷中丞以名翰林出爲兩淮轉運使者十三年
揚州當東南之衝其時川楚未平羽書狎至冠蓋交馳日
不暇給而中丞則旦接賓客晝理簡牘夜誦文史自若也
署中闢題襟館與一時賢士大夫相唱和如袁簡齋王夢
樓王蘭泉吳穀人張警堂陳東浦謝薌泉王葑町錢裘山
周載軒陳桂堂李嗇生楊西禾吳山尊伊耐園及公子述
之蒲快亭黃賁生王惕甫宋芝山吳蘭雪胡香海胡黃海

吳退庵吳白庵詹石琴儲玉琴陳理堂郭厚庵蔣伯生蔣
藕船何豈匏錢玉魚樂蓮裳劉霞裳諸君時相往來較之
西崑酬倡殆有過之中丞嘗於九峯園作秋稷之會賦詩
云昨得蘭亭春稷硯便思招客蘭亭遊蘭亭去此一千里
春稷故事知誰修揚州虹橋亦名勝冶春詞句今傳謳漁
洋遺韻繼者少百有餘歲空悠悠今年三月動佳興頗乏
知己相賡酬竭來名士稍長集江天雨霽開涼秋安江門
外水新漲浩蕩豈可輸閒鷗棹歌聲發古渡頭蒹葭深處
清而幽濃春桃李反嫌俗秋稷之樂前無儔南園水木况

明瑟九點烟嵐出庭側硯池一曲含風漪倒影奇峯嶽蓮

碧我攜稷硯適來此一洗寒泉翠欲滴此池爲我稷硯開

此峯爲余硯山石異哉此會非偶然蘭亭之人幾曾得座

中名士咸歎息復有丹青潤州客

謂陸曉峯

明朝寫出秋稷圖

洗硯之人宜可識一時和者甚多吾鄉徐闔齋孝廉一詩

尤妙附記於此春秋二七逢秋稷故事千年人不記魯都

賦手建安才臨河敘錄蘭亭字蘭亭繭紙昭陵收此文未

入文選樓一時詩句總寂寞細檀碑打蛟龍愁秋稷主人

有秋骨白面繡衣持玉節錦帶紅迎吉慶花金樽綠瀉銀

河月直教江水作流觴江月照客江花香園中九峯欲飛
去齊吐雲氣天蒼涼羣賢少長列坐次知公今年三十四
右軍修稷三十三公長一歲應兄事前日公攜春稷硯新
詩揚州忽傳徧今朝又作秋稷會觀者人人盡稱羨殘醉
江臯寄采賤風流不讓永和年相思一夜秋蘭發花裏新
吟秋稷篇

憶自乾隆戊申歲余嘗與閩齋同客秋帆尙書河南幕府
其年七月尙書擢兩湖總督余回江東閩齋以與修衛輝
府志獨留汴梁送詩云我留黃河邊送君黃河口黃河八

月浪連天白日蛟龍挾船走因君寄信報平安家有高堂
可健餐春來更望長安去愁絕天涯行路難嗚呼以閩齋
之才之美不得中進士入詞館卒以從軍功試爲縣令鬱
鬱以歿可悲也

阮雲臺宮保以嘉慶元年提督浙江學政諸生中有長於
一藝者必置高等賞歎不已是以人材蔚起小學奮興爲
一時之盛宮保嘗試湖州賦秋桑詩和者數十家有諸生
胡名敬者和云微黃比似菊衣痕幾樹蕭疎蔭葦門材美
早需當世用價高留待異時論禦寒祇爲蒼生計歷久空

餘直幹存多少綺羅裝裏客何曾根本與酬恩西郊昨夜
有霜侵滅卻茅簷一片陰但使陽和調晚節幾曾經緯負
初心春闈自昔相須急寒士於今得庇深菊秀蘭芳休把
玩直垂青眼到疎林便爾吐屬不凡頗有霖雨蒼生之志
不數年果中鄉榜成進士今官翰林侍讀學士

長白斌少僕良為前任兩江總督玉公德第八公子嘉慶

己卯辛巳之間官蘇松糧道駐劄常熟署後卽虞山也有
小樓可以望遠題曰辛峯一角樓與吳中諸名士讀畫論
詩殆無虛日自題一聯云羣彥集東南有溫李詩才荃熙

繪事高樓占西北挹石梅香月辛嶺晴雲年未四十著書
盈尺矣過拂水山莊二首云江總歸來白髮新劫灰餘燼
戀無因風騷壇坫三朝重金粉河山半壁陳貂珥苦思推
輔座蛾麋甘讓作完人孝陵銅狄苔花冷詞館空吟舊院
春海天閒話感滄桑猶有交情憶孟陽淚化絳雲紅躑躅
詩題拂水綠荒涼彥回有壽寧為福庾信多才亦不祥禪
悅簡栖聊自慰東風愁殺柳枝娘

吳杜邨觀察名紹浣其祖父俱業鱈至杜邨與其兄蘇泉
俱中進士入翰林杜邨詩不多作亦無專集而筆甚通峭

嘗記其舟中感懷二首云楓葉兼蘆荻紛紛滿客舟水雲
千里白風露一天秋獨宿同孤雁愁懷寄遠鷗披衣人不
寐翦燭數更籌江湖天地闊感慨別離多壯歲猶如此衰
年更奈何懷人看落日倚枕發高歌長嘯驚龍蟄寒風起
碧波七言如鄉思暗隨燈影動客愁齊逐雨聲來亂山鐘
響僧歸寺古渡燈昏月滿船詠梅花云山間月黯誰橫笛
江上春寒獨掩門又寒夜云衆星皆淡漠孤月自精神十
字亦妙

輔國公

裕瑞

爲豫親王弟自號思元主人所居曰樊學齋

有亭臺花木之勝一時名士如楊蓉裳吳蘭雪輩皆與之
遊所著有萋香軒吟草一卷十額駙豐紳殷德稱其詩清
華幽豔是能鎔鑄長吉飛卿而自成一業者記其灤陽道
中云一馬長驅挂玉鞭清秋風景倍蕭然野蛾亂落荒林
雪山鳥斜衝古寺煙雀舌宜烹疎雨夜豆棚欲話晚涼天
無眠靜對寒檠影起視雲邊月正圓殊清新可喜主人嘗
贈余七古一首又和京師冬日八詠及春遊八詠諸作詩
甚長未錄也

婺源齊梅麓庶常

彥槐

散館後出宰吾邑未及數載卽賦

歸田遂卜居陽羨為侍養計於其行也余為刻坡公種橘
帖贈之其留別梁溪詩四首云撫字催科兩弗堪八年筭
濫大江南政難言美差無惡吏豈能廉只不貪苗長但須
除一莠馬蕃焉用禁原蠶此生足傲東坡處腹貯山泉百
甕甘年年清興在春深局戶重將舊業尋校士可能持玉
尺論文誰與度金針佇看騏驥驤雲路莫遣鳴鴉集泮林
畢竟詞章總餘事讀書須得聖賢心可憐秋旱稻苗枯火
急符書尚索逋拙吏甘同道州考流民終賴鄭公圖 聖
恩浩蕩如天大鄉俗敦龐自古無推解不緣諸父老哀鴻

安得命全蘇

自注云甲戌大旱自思賑外邑之殷富一
捐貲接濟不下十四萬緡全活飢民無算一

橋一墓五年修點綴青山與碧流俗變荆蠻思泰伯

自注云泰

伯墓在鴻山歲久
傾圮子募貲修葺
之錢興修
改名豐樂

名題豐樂憶滁州

自注云望亭橋舊名
龍匯久圮予以賑餘

已陳迹他時還念故侯不

袁簡齋先生通遲兩公子雖不以科第起家而皆能詩遲
子名壽芝者年未弱冠藁已笱束記其遊棲霞寺一聯云
清靜尚嫌禽作語玲瓏誰與石爭能頗有乃祖家法又鉛
山蔣心餘先生曾孫名志伊者號小榭能詩道光壬午九

月余偶至邗江相晤于王古靈席上有題小紅雪樓詩卷
後一律云續書香海記前回曾見山陽舊雨來小草每依
庭際長寒花獨向畫圖開春風自掃元卿徑尊酒誰傾杜
叟醅贏得詞人題妙筆欲招黃鶴醉江梅俱可謂善承家
學者

東鄉吳蘭雪舍人有姬人綠春本蘇州人生長盛京性修
潔愛貞靜善畫蘭法陳古白又能詩舍人甚愛寵死時年
二十二耳舍人悼痛不已賦詩云冷暖相依僅五年不應
草草賦遊仙早知一病無醫法何苦三生種夙緣嫁日歡

娛如夢裡殮時明麗倍生前定情詩扇教隨殉誰誦新詞
徧九泉深春妍暖似秋涼池館蕭閑接洞房瓶水浸開紅
芍藥鬢花簪遍白丁香蟲聲嗚咽吟幽砌樹影玲瓏畫粉

墻卽用綠
春舊句

佳句而今零落盡但思清景亦沾裳縞衣一換

淚先傾奉母艱難百事并望遠魂消歸權影追逋夢怯打
門聲賣文辛苦憐何補投絨蹉跎悔未成孤負同心謀養
急勸拋微祿辦歸耕津門迢遞隔江關旅泊經春苦未還
廿四花風蝴蝶瘦一雙人影鷺鷥閒衣香小立飄隋苑泉
味同嘗愛惠山輸與梁溪唐孝女白頭賣畫尙人間

孝女
以賣

畫養親五
十餘年

帶圍寬盡舊湘裘支枕哀吟未忍聞雙頰斷紅

疑中酒一梳濃綠怕消雲翻書風過微嫌冷沈水香多重

怯熏為愛梅花猶強坐寒香禁受兩三分夜半天風沸海

潮仙舟綵伴似相邀

歿前一日夢中買舟與姊偕行

買山只道成偕隱臨

水何堪誦大招心力無多愁易盡聰明太過福難消他生

合作癡兒女莫憶前身是翠翹其餘妙句甚多不能盡錄

漁家曬網每于古戍沙灘斜日西風之下鱗次櫛比而青

山每為所掩亡友蔣敬齋有漁家樂詩云莫教曬網如城

堞留得青山一面看此言未經人道敬齋名溶長洲諸生

年二十許輒喜講道學言語坐立不苟嘗自製寢衣長六

尺餘本論語所謂長一身有半也余笑謂之曰古之寢衣

似即今之衾被恐泥古太甚敬齋愕然曰吾過矣吾過矣

至于下拜其風趣如此

鍾祥彭毓圃名

志傑

以孝廉作宰浙江任烏程十年有惠

政嘗捐俸刻陳無軒湖州詩錄三十六卷為一時所稱毓

圃能詩而尤工於五字道場山云斷山雲為補淺澗月能

添梅雨云竹翠搖新影溪流沒舊椿送友人云雙鶴去不

返孤雲還幾時晚晴云古樹含雲潤新花借月明皆名句

也其子慶長字五雲亦能詩余爲書題裴室三字贈之
揚州阮梅叔明經爲雲臺宮保之弟年未弱冠卽能詩歌
爲藝林傳誦所刻有珠湖草堂詩四卷余最愛其萬樹紅
連斜照外一峯青插白雲中之句此吳澹川南野堂筆記
楊芸士述鄭齋詩話所未採也
鄒君春帆與余同庚同月先後一日而生自幼相愛工於
帖括屢困小試偶過其書齋有詠落花詩尙未脫藁起句
云花落客心驚小園鳥亂鳴春光原是夢流水本同行讀
未畢愀然曰子正在盛年何作此種語耶春帆笑而不答

卽於是年十月死不意竟成詩讖

顧西軒名

銑

同鄉東湖蕩人余十七八歲時嘗與同寓吳

門之石榴亭有鮑子知我之感記其櫻桃花詩云頻年作

客緣何事每到春來不在家暗中用典令人不覺

張鐵琴

彰

長洲人年十五六貌如美人世所希見余長其

一二歲每與談論古今輒以張良自命一日同往城南看

菜花鐵琴有詩云嫣紅姹紫彌天下關係蒼生只此花其

抱負如此不數年而死惜哉

余姊夫楊廷錫吳縣光福人少工詩語能動人句必有味

月下獨酌云盃中有影人成耦天上無雲月不孤春閨云
春來心事憑誰問惟有簾前雙燕知初夏云新篁未慣經
風雨卻傍疎籬護落花皆妙死時年三十惜無存藁

紀存

先曾祖奉麓公當明鼎革時年僅未三隨先高祖避難陽
山白龍廟至 本朝順治三年始回故里嘗築歸鶴庵以
自寄卽今西莊橋西岸之觀音庵也庵門正對陽山蘇州
府志云陽山一名四飛山又名秦餘杭山實一山也公有
詩云一巢重結古荆蠻真似蘇耽化鶴還忍棄先人棲隱

處故教門對四飛山其二云烽火驚心事已非翻身雲外
作孤飛故園猶有前朝樹留得清陰待我歸今刻石庵中
留示子孫
余有一扇畫折枝杏花秋帆先生書一絕於上云上林佳
處午橋邊半染紅霞半著煙記得曲江春日裡一枝曾占
百花先一日過京口王夢樓太守見之又書桃花詩於後
云桃花一樹豔猩唇獨占名藍似海春誤入溪流原有路
重來門巷竟無人迷離夕照紅如夢悵望天涯綠少鄰我
願大千花世界有花開處盡詮真隨園詩話載嚴海珊咏

桃花云怪他去後花如許記得來時路也無謂其暗中用
典絕世聰明余以爲不如太守之誤入溪流一聯更妙
古英雄不得志輒以醇酒婦人爲結局者不一其人隨園
先生入翰林時年纔弱冠散館後改爲知縣簡發江蘇歷
知沐陽江寧諸縣事有政聲三十五而致仕享清福者五
十年著作如山名滿天下而於好色兩字不免少累其德
余有弔先生詩云英雄事業知難立花月因緣有自來實
爲先生補過也

團扇之名甚古漢時已有之有明中葉乃行摺扇至本

朝爲尤盛遂不復知有古制矣阮雲臺先生於嘉慶丙辰
提學浙江嘗得一古團扇有馬和之畫楊妹子題因依式
仿製以賞諸生之高等者時錢塘陳雲伯大令尙爲秀才
歲試賦此題有云江南三月春風歇櫻桃花底鶯聲滑合
歡團扇翦輕紈分明採得天邊月南渡丹青待詔多傳聞
舊譜出宣和入懷休說班姬怨羞見曾憐晉女歌班姬晉
女今何有攜來合付纖纖手闌前撲蝶影香遲花間障面
徘徊久樓臺花鳥院中春馬畫楊題竟逼真歌得合歡詞
一曲不知誰是合歡人先生閱此卷大爲稱賞拔置第一

刻入浙江詩課及定香亭筆談不二十年團扇之制遂行
滿天下余亦有團扇詩贈先生云用舍行藏要及時製成
團扇寄相思時來畢竟如公少明月清風一手持

余年十七嘗受業於金安安先生之門先生時年八十精
神尚健日以賦詩作書自課偶命諸公子分賦瓶菊詩余
亦分得堂字韻有云寄人籬下非長策喜帶新霜入畫堂
先生爲之擊節歎賞謂諸公子曰此生出筆頗有作意將
來必能自立者嗚呼余一生坎坷不遇豈能自立耶追憶
師言輒呼負負

黃野鴻賣書祀母忌辰一首云母沒悲今日兒貧過昔時
人間鮮樂歲地下其長饑白水當花薦黃梁對雨炊莫言
無長物亦足慰哀思所謂窮而益工其信然耶程山溪者
名亮聞秀張文娛子也有春日感懷云一年佳日是春光
底事逢春更感傷雨際孤花難著力風前歸雁不成行縵
袍已敝還思典土竈生塵久絕糧多少閒愁何處寫滿庭
芳草易斜陽又王坦庵春感云韶華如繡豔陽天春到貧
家亦枉然破屋正愁連日雨荒厨已斷昨宵煙鷗團窮海
剛三載燕返空巢又幾年滿地蓬蒿人過少臨風獨立聳

吟肩嗚呼安得廣厦千萬間留此輩人煖衣飽食飲酒賦
詩快樂以終其身耶

一官匏繫垂老離家此人間最苦之境願甘心受之者不
一其人或者此人之心思反以爲樂亦未可知也陳石橋
大令官富平著雁宕山人稿閩中別兄一首云十載離家
音信稀問關執手見還疑風塵到老境非昔兒女來前名
不知舊里半凋聞欲淚餘生相見語多悲饑驅明日又將
別立馬斜陽塗路岐真令人不堪回首
途中遇沽酒者或賣花者其香撲鼻可愛擬將此意採入

詩中而未得也偶見市中掛一楹帖有沽酒客來風亦醉
賣花人去路還香不知何人所作真先得我心矣

詩有無心譏刺而拈來恰合者余中年常出門每於四五
月夜獨宿舟中聽蛙聲喧雜終夜不寢偶書絕句云信宿
扁舟夜未央蛙聲閣閣最淒涼荒江月落天將曉不辨官
私鬧一場一日在長安有某家宰見之笑曰此詩當爲江
南吏治而作也余大驚遂謂草茅下賤何敢妄議時事偶
然得句實出無心此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
之智也

唐守之嘗題漁翁失網圖云一網復一網終有一網得笑
殺無網人臨淵空嘆息然余嘗見人有營營於名利場中
者數十年至白首無成依然故我則不如困守固窮之爲
得也故有詩云前舟網網張空水後有叢翁獨坐看程魚
門太史亦有句云旁人束手休相怪空網由來撒最多與
守之之詩正相反

詠物詩最難工太切題則黏皮帶骨不切題則捕風捉影
須在不卽不離之間汪春亭詠燈花云影搖素壁夢初回
一朵花從靜夜開想到春光終易謝攪殘心事欲成灰青
生孤館愁同結紅到三更喜亂猜頗覺窗前風露冷斯時
那有蝶飛來吳野渡詠紅蓼花云如此紅顏爭奈秋年年
風雨慙滄洲一生辛苦誰相問只共蘆花到白頭吳信辰
詠虞美人花云怨粉愁香繞砌多大風一起奈卿何高桐
邨詠牽牛花云莫向西風怨零落穿針人在小紅樓皆妙
客中夜宿秋蚊未靖雖懸幃子倚如長城而一蚊闌入則
不寐通宵其時新涼退暑殘月窺人四壁蟲聲百端交集
實難爲懷耳余嘗有詩云十年落魄未成歸心事如雲澹
不飛一箇秋蚊纏客夢半窗殘月冷宵衣擬留詩卷才難

副欲薄功名計亦非惟有一封憑去雁爲傳親故莫相譏
因誦宜興儲長源之燈搖旅思風盈幔蟲語秋心月半墻
之句令人心骨俱冷

余嘗論人生如行舟忽前忽後忽左忽右無有一定張帆
者自然在前搖櫓者自然在後然而亦看風水之順逆江
湖之險夷居先者固可羨落後者亦未爲失也偶賦前舟
嘆二首云前舟後舟一時發搖搖共指天邊月須臾月暈
生長風前舟張帆如執弓霎時箭行三百里白浪翻天黑
雲起欲卸長檣勢未能載得百人同日死後舟聞變追前

舟無那滄江水急流看他傾覆不得救吞聲躑躅心煩憂
前舟張滿帆後舟滯沙灘前舟忽破山腳石後舟反過前
舟前人間風浪何浩浩爲吉爲凶未能保總看收帆到岸
時區區前後何足道

摘句

隋書載煬帝以薛道衡空梁落燕泥句至于殺身此古人
忌才過甚也卽如謝靈運之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庾
信之琴從綠珠借酒就文君取亦平常語耳近日詩家愈
出愈奇命意鮮新立辭典雅皆古人之所未有如翁閉夫

之煙波雙鬢老風雨一身秋彭念堂之日還停水上山已
墮雲中方南塘之月出江花落詩成海月圓楊谷簾之柳
搖春雨暗江漲水雲流張瑤英女史之短垣延月早病葉
得秋先范履淵之櫓聲搖夜月帆影落晴波商響意之蜂
巢當午鬧蚓壤趁涼歌俞楚江之紅憐花別樣綠愛柳當
初劉企山之缺月依橋斷孤雲背郭流趙仁叔之蝶來風
有致人去月無聊童二樹之晴流鳴斷壑山影臥空田黃
星巖之竹銳穿泥壁蠅酣落酒樽許子遜之鐘聲涼引月
江氣夕沈山李維饒之峽雨無朝暮春風有別離吳杜村

之落葉疑疎雨秋雲學遠山儲玉琴之伴佛燈雙穗窺人
月半環汪澤舟之木落山無障江流月有聲吳師石之斷
崖殘雪補清磬夕陽浮周東標之疎雨下黃葉秋風翦綠
葵湯述庭之行共孤雲懶歸輪獨鳥閑趙味辛之水清魚
入定山古樹無花吳象超之白雲留晚磬黃葉捲歸樵秦
大樽之風梳平野樹雲湧一樓山儲長源之雪晴春有態
山活翠難名莊印三之寒鳥依夕照落葉碎秋聲張仲子
之門臨流水岸犬吠隔花人沈奕風之夜雨洗村徑曉風
開稻花何秋山之白頭增舊感黃葉落新愁石竹船之帆

隨春樹遠水帶夕陽流繆牧人之江連三楚白山接九華
青李少白之一鳥翻雲外千峯落馬前夏頴江之病因看
月減情到惜花深于秋渚之綠餘三逕草紅露半墻花龔
素山之夜從花影轉秋帶樹聲聽孫漣水之江光搖佛面
石色上僧衣使阿糜見之又當何如嫉妬也

本朝七律金聲玉振不特勝于有明一代直可超出宋元
而亦有高出唐人者可謂極一時之盛 國初諸公無論
矣就余所見聞者如王少林大梁懷古云三花樹色開神
嶽萬里河聲下孟門黃浩浩秋柳云小驛孤城風一笛斷

橋流水路三义何南園感懷云身非無用貧偏暇事到難
圖念轉平黃野鴻清明云村角鳥呼紅杏雨陌頭人拜白
楊烟浦翔春野望云舊塔未傾流水抱孤峯欲倒亂雲扶
魯星村郊外云春田牛背鳩爭落野店墻頭花亂開汪澤
周賜書樓眺雨云亭遠忽從烟際出樓高先覺雨聲來史
位存汴梁道中云雲垂平野星初上馬走春沙夜有聲有
感云撲蝶會過春似夢前裘人去水如煙潘汝庭春日云
草不世情隨意綠花知客意入簾紅石遠梅山海關云萬
頃日華浮海動九邊風色捲沙來湯述庭閑居卽事云得

句偶逢花照眼舉杯喜見月當頭郭頻迦卽事云月與梧
桐尋舊約秋將蟋蟀作先聲春感云三月落花如夢短一
湖新漲比愁多高爽泉春草云新愁舊恨縈三月細雨斜
陽送六朝林遠峯靈隱寺云靈泉百道飛涼雨古磴千盤
入亂雲皆妙又如曹棟亭之三秋月色臨邊早萬馬風聲
出塞多張崑南之松間細路通僧寺花裏微風颺酒旗朱
子穎之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蹄前石曉堂之窺
魚淺渚翹雙鷺待渡斜陽立一僧邱學敏之山連齊魯青
難了樹入淮徐綠漸多李嘯村之春服未成翻愛冷家書
空寄不嫌遲惠椿亭之宿酒大都隨夢醒殘燈多半爲詩
留劉春池之道在已時惟自適事求人處總難憑凌香坪
之春風久負青山約舊雨難尋白鷺盟吳尊萊之莫雲抱
郭壘紅樹寒雨連江凍白鷗儲長源之春衣乍暖飛蝴蝶
綠酒初香薦蛤蜊劉元贊之三春鄉思先花發萬里征人
後雁歸秋水懷人楓葉落蓬窗臥病雨聲多莊印三之青
溪渡口餘三戶黃葉聲中有六朝倪稼咸之衰柳共憐殘
鬢短閒雲應笑客程忙吳退庵之樹碧兩行臨曲水天青
一角見高山方升矣之小艇仍維前度樹斜陽已挂右邊

樓湯衍之之社雨不知春事判東風已覺落花多毛洋溟
之夜永驂鸞歸碧落風清有鶴響空山林漢閣之窺客挑
燈來黠鼠移秋入戶有寒蛩王饒九之兩岸白蘋秋水渡
一林紅葉夕陽邨吳梅原之愁消白下鵝兒酒人在青山
燕子磯黃臙山之人間萬事成秋草我輩前身是落花仲
松嵐之吳楚帆檣隨樹沒金焦山色上衣來鄭芸書之絕
壑凍雲棲古塔枯僧破衲補斜陽宗蕙亭之酒不能攻愁
有陣曲爲自度唱無腔魏野塘之有客抱琴停午至呼僮
沽酒趁花開顧蘭厓之蒼苔滿逕客稀過涼雨到門僧未

知冒葦原之廢苑春來花自發空庭月落鳥相呼汪可堂
之三徑春歸花似雪一齋人靜日如年汪周士之徑仄秋
花迎客座夜深涼月戀人衣石晚晴之瘦馬踏乾黃葉路
寒鐘敲碎白雲峯吳玉田之山色和煙沈遠浦潮聲挾雨
吼滄江顧蘭暉之萬種羈愁當夜集一年鄉夢入秋多曹
劒涵之別浦帆歸千樹碧隔離人語一燈紅王耔園之報
喜燈花紅一夜相思春水綠三年阮梅叔之腳底白雲雙
屐滑擔頭紅葉一肩春吳雲坡之煙迷古塞晴疑雨雲擁
深山晝亦昏朱天飲之娛人可愛當窗樹留客遙看雨後

山常蹇齋之秋從夜雨窗前聽月在美人樓上圓吳蒼崖
之清夜思公惟有淚白頭知己更無人徐春圃之鍊句每
存千載想看花不放一春過徐德泉之家無儲蓄期鄰富
邑有流亡望歲豐黃少淵之芳草池塘尋舊夢落花庭院
算殘碁如此類者甚多摘之不盡又趙甌北先生集中有
擬老杜諸將之作張船山太守集中有寶雞縣題壁詩長
歌當哭俱不可不讀也

張船山太守集中有寶雞縣題壁詩長歌當哭俱不可不讀也

